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易 卜 生 集

(一)

易 卜 生 著  
潘 家 洵 譯

易卜生集

易卜生著  
潘家洵譯  
胡適校

漢譯世界名著

# 易卜生傳

潘家洵

易卜生亨利克是挪威人，一八二八年生在 Skien 城裏。他好幾代祖宗娶的都是丹麥人，德國人，蘇格蘭人，所以他們家雖然在挪威住了一百多年，易卜生實在算不得一個純粹挪威人。他父親是個做買賣的，生下易卜生不多幾年就破了產，所以易卜生小時候竟不會好好的受教育。到了十五歲上，易卜生家裏把他送到 Grimstad 一家藥鋪裏去做徒弟。Grimstad 是個極偏僻閉塞的地方，易卜生到了那裏一天到晚同藥杵藥瓶作伴，過

的日子沈悶枯寂得很，他的脾氣又壞差不多沒有什麼人敢多去惹他。他閒的時候卻很肯自己用功，並且有時候學做做詩。不料到了一八四八年——那時候易卜生正是二十歲——好像青天一聲霹靂似的，各處都起了革命。偌大的一個歐洲幾乎沒有一處不受著革命潮流的激盪。法國人把路易腓力趕跑，建設第二次共和。意大利起兵想脫離奧國的羈絆。奧國也是民氣激昂要求立憲，嚇得那位英名蓋世的大政治家梅特涅也祇得學著路易腓力的榜樣到英國去逃命。柏林城裏爲了要求立憲，也鬧得血流滿地。此外

像米蘭，威匿思，匈牙利，丹麥，等等地方都是一片革命的呼聲。這個當口易卜生被這霹靂一震，他的腦子裏立刻開闢了一個新境界，彷彿重新做了一個人似的。他在藥鋪裏的六七年工夫，表面上看來好像沒有什麼大關係，其實是他一生的大關鍵，因為這位大文學家的個性，特質，都是在這種環境裏定的形。

二十三歲他纔到挪京入大學讀書，編了一本韻文歷史悲劇叫做 Catiline。這可以說是易卜生的第一部著作。在京城裏住了一兩年靠著賣文度日，境况艱難得很。一八五一年年底 Bergen 的國民舞臺來請他去做

編戲主任，並且供給他旅費教他到各處去考察研究，因此易卜生長進了不少舞臺上的經驗知識。國民舞臺五年合同期滿後，易卜生回到挪京，編了一本戲叫做 The warriors of Hedgeland。挪威文學一向受丹麥作者的影響很深的，就是易卜生也不免，然而這個戲本卻獨闢蹊徑，不落丹麥作者的窠臼，替挪威文學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不料這個戲本出來後，沒有地方肯替他排演。易卜生飽嘗了人家的冷嘲熱罵，但是終不改變他的初衷。他覺得挪威人真是昏天黑地，不識好歹，牢騷氣憤得了不得，因此就不知不覺的變成

了一個尖酸深刻的諷世著作家。一八六二

年他做了一本戀愛喜劇，對於戀愛婚姻問題

嘻笑怒罵的發揮了一頓，痛詆當時挪威社會

婚姻上滯緩的手續和繁瑣的節目。裏頭或

者有些過火的地方，不過要曉得易卜生是借

此發洩發洩他一肚子的牢騷。但是從此以

後易卜生卻得了個『不道德著作家』的頭銜。

那時候他已經結婚了好幾年。最有趣的是

他夫人的繼母年紀祇比他大得九歲，同他感

情極密，替他翻譯法文劇本，幫助他的地方很

多。他夫人這位繼母不但學問好，并且人品

也溫順幽婉。易卜生受了這種薰炙，把他本來

的生硬氣質也變化了許多。

他自從添了家累，生活更一天難似一天。

因為他太會得罪人，國會也不肯給他『詩人

年金』。到了一八六四年他竟搬到意大利去

了。意大利本是個風景和美術有名的地方，

易卜生又是個從小歡喜美術的人，到了那裏

不消說得有一種說不出的領會說不出的樂

趣。過了些時候他做了兩種劇本，一種叫

Brand (一八六五) 一種叫 Peer Gynt (一八

六七) 中間痛罵當時挪威人宗教道德上的

弱點，說挪威人怎樣自私自利，怎樣意志薄弱，

怎樣萎靡闕茸。就藝術方面說，這兩種著作

也可以算得易卜生的第一流韻文了。所以從此不但易卜生自己的聲望大了許多，並且同時把挪威文學的地位也提到世界文學範圍裏去了。

易卜生從前的東西都是韻文，一八六九年才用散文做了本少年黨，描寫當時挪威的政治情形。一八七三年他又做了一本歷史劇 *Emperor and Galilean*，其中很合些理想和神祕主義。但是他以後的著作卻幾乎全是寫實主義，除了晚年有幾種東西又帶些神祕理想的色彩。

一八六四年德國用兵力來奪丹麥西南

的 *Schleswig* 和 *Holstein* 兩個地方，丹麥敵不過他，祇得由他奪去。隔了五六年，德國又同法國開仗，法國打了個一敗塗地。這些事情在易卜生腦子裏很發生了些影響。在一封寫給他朋友的信裏（一八七〇）易卜生說道：

『法國已經破裂了；等到德國照樣一破裂，我們就到了一個新紀元了。……現在所賴著養命的東西不過是前世紀的革命思想所剩下來的一些渣屑唾餘罷了，所有裏頭含著的滋養料早已被人家吸盡。現在所說的自由，平等，博愛不是

從前法國革命時代那些東西了，必須要重新裝些新意思進去纔是……什麼政治革命，以及種種祇改外表，祇換招牌的改革一概都是不相干的東西。祇有人類精神上的革命是最要緊的東西。易卜生覺得什麼民主政治，什麼服從多數的政治都是胡鬧，要想改造社會祇有充分發展個人人才性的一個法子。從此他把韻文丟開，專用白話文來討論社會問題，因為他覺得韻文本身固然很美，然而拿來描寫刻畫人，生卻嫌不切實。易卜生打定主意要替這滿身是病的社會診病開脈案，所以不能不用一

種明顯真確的白話文做工具，不然，病情說不透的。可是我們要記著，易卜生是個只開脈案，不開藥方的醫生；他把病情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他的責任就算完了；至於怎樣用藥，那是別人的事他不來顧問。這是易卜生和托爾斯泰大不相同的地方。

他的第一張脈案就是社會棟樑（一八七七）這張脈案裏開的是社會上假仁假義，自私自利的病症。戲裏的主人翁做了壞事，推在別人身上不算，還要陷害別人滅口。這樣卑鄙狠毒的人面子上做得十分仁義道德，大家有的被他瞞過，有的就是知道也不敢惹

他，反去歌功頌德，送他一個『社會棟樑』的徽號！猶之賣國攢了幾百萬家私的人拿出幾個小錢來做點慈善事業，大家就恭維他是大善士！括地皮發財的主兒有時候高興捐一小部分造孽錢給一個什麼學校，大家就稱贊他熱心教育！社會上一般人眼光是短的，膽子是小的，不是盲從，就是附勢，那裏辯得出什麼是非好歹！

易卜生著作裏頭最有名的就是一八七九年出版的娜拉·娜拉這戲也是描寫社會上的虛偽病，不過偏重在家庭和婚姻方面。

娜拉劇的第三幕後半段可以抵得一篇婦女

人格的獨立宣言書。中間郝爾茂夫婦的一問一答很可以代表普天下男子的自私自利性，不把女子的人格看得和自己的一樣重：

郝爾茂 男子就是爲他心愛的人也沒有肯犧牲自己的名譽的；

娜拉 幾千萬的女子卻都這樣做過了！

娜拉因爲他從前冒了危險去救他丈夫的性命，後來到了緊急關頭，他丈夫非但絲毫不肯替他擔干係，并且還責備他替他惹禍，立刻恍然大悟，覺得別人一向不會把他當『人』看待，祇把他當了一種取樂的玩物；於是決意



離開那種玩物家庭，去做一個獨立的『人』。

娜拉這本戲不但思想高超，情境逼真，并且寫生，結構都好，把向來小說劇本的大團圓主義完全打破。

易卜生是一向把遺傳問題看得很重的。他要證明父母的行為關係他們的子女怎樣的重大密切，社會上虛偽的毛病在小孩子身上能够發生什麼惡影響，所以做了一本羣鬼（一八八二）·羣鬼裏的阿爾文夫人因為沒有膽魄，要顧面子，聽了一個牧師的話忍痛回去敷衍他那荒淫無度的丈夫。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因為胎裏就受了他父親花柳病的遺

毒，犯了腦腐症，變成瘋子，好好的一個聰明少年就此這樣白白的葬送掉！假使阿爾文夫人有膽量，肯不顧假面子，能够像娜拉後來一樣，豈不就可以免掉這筆冤枉帳的慘劇？可見得世間那些舊習慣，舊思想，假道德，假面子的害處實在了不得！大家也不是完全不知道，祇是不敢冒著旁人的笑罵，從自己身上做起。

自從娜拉，羣鬼出來以後，大家把易卜生不遺餘力的攻擊，把他當作一種害人的洪水猛獸看待。其實易卜生並不是喜歡說社會的壞話，祇爲了社會明明有許多毛病，如果一

味諱疾忌醫的不說，毛病一定愈來愈深，到了不可救藥爲止。易卜生以爲社會是許多個人組織成的，社會有什麼罪惡，每人至少要擔一部分的干係，所以無論是誰都不容袖手旁觀裝沒事人兒，應該盡力把毛病搜尋發布出來，大家一齊想法子來醫治。

易卜生抱著一片改良社會的婆心，大家不識好歹，反把他亂罵，他生了氣，於是就做了國民公敵（一八八二）。戲裏的主人翁司鐸，門醫生發見了本地浴場的水裏有傳染病菌，想要去改良他。不料浴場董事會和一班股東們因爲改造浴場要耗損資本，所以拚死反

對司醫生，地方上又都是些沒有眼睛，祇會盲從附和的人，於是司醫生竟被市民大會宣告爲「國民公敵」。像司醫生這等熱心人，社會把他當作仇敵；假仁假義的偽君子，社會恭維他是棟樑；尋常所說的「民意」「輿論」這一類的東西究竟靠得住嗎？所以易卜生氣極了，說道：『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他又說：『世間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都見國民公敵第五幕）

易卜生生平最恨一等抱定了一套舊見解，死也不肯放新思想進門的人。因爲那些舊思想的本身儘管可以很好，但是因爲時代

的關係已經漸漸的不適用，再去死命的抱著不放手，豈不是胡鬧嗎？易卜生的主張是：

『社會如果不按期改造，就要死的。』

一八八四年他做了一本戲叫做雁·雁。國民公敵恰是相反。國民公敵寫一個孤立獨行的人，雁寫一個被社會同化的人。可見得抗拒環境，保持個性，不是十分容易的事。

情。  
易卜生從前常說挪威是個野蠻國家，那些人民祇是一羣貓狗。但是他在外國住了二十多年，名望一天大似一天，挪威人漸漸的知道尊敬他，所以易卜生也就回心轉意了許

多，在一八八五年特地回來看看本國的情形。但是那時候挪威正鬧著許多政治問題，挪威的學生聯合會又舉行提燈會慶祝易卜生，打算把他捲進政治旋渦裏去。易卜生不勝其擾，於是又一溜煙到德國去了。

易卜生的發展個性的主張在他一八八八年做的海上夫人劇本裏說得很明顯。他說：個性若能自由發展，結果是快樂康健的生活；個性若被阻遏摧折，結果是煩惱萎靡的生活。

一八九〇年海姐傳出版。易卜生說他在這個劇本裏並不想討論什麼『問題』祇要

描寫人生——情感，命運，處境，等等的東西。

易卜生相信環境的勢力是極大的。

到了大匠出版（一八九二）易卜生的造

詣差不多已經到了極點；以後所做的小愛友  
夫（一八九四）博克曼（一八九六）我們死人  
再生時（一九〇〇）雖然都是很好的東西，也  
就不外發揮以前所說過的那些主義了。

易卜生七十歲生日的時候（一八九八）

已經回了挪威，各處送禮和拜壽的人不曉得  
有多少。他又跑到丹麥，瑞典去了一趟，到處  
受大家的歡迎。比起他五十歲以前那種潦  
倒落拓，遭人白眼的光景真是天懸地隔了！

易卜生連著病了好幾年，到了一九〇六  
年，這位赫赫有名的大文學家竟自長逝了。  
國會許他國葬；國王公使都去送殯。

易卜生的著作很有許多不容易了解的地  
方，因為他每寫一個劇本，在不曾動手之前  
先把裏頭的腳色的性格，脾氣，舉動，歷史，想了  
個周密詳盡，然後像記載事實似的寫下去。

所以每種劇本後面都包藏著一大段的歷史；  
中間的人物事實，雖是虛造的空中樓閣，然而  
易卜生卻把他當作真的一樣看待，無論小節  
細目，一舉一動，好像都是根據千真萬確的事  
實一樣。看書的人，不要說粗心浮氣固然是

不容易領會，就是悉心靜氣的去細看，有時候也未必都能得到作者的真意。

易卜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在著作裏表現人生的時候決不肯放鬆一點，絕少寬恕，容忍，偏私，或是感情用事的地方。

十年，五四紀念日，譯者。

# 易卜生集第一冊

## 娜拉

### 劇中人物

郝爾茂(姓)滔佛(名)

娜拉(郝爾茂之妻)

南咳醫生

林敦夫人(名姬婷)

柯樂克(姓)况兒(名)

阿納(乳母)

女僕愛蘭

挑夫

## 第一幕

(佈景)一間房子，佈置得舒服妥帖，但是並不奢華。後面右邊有個通外廳的門。左邊有一個通郝爾茂書室的門。兩個門中間有一架鋼琴。左壁中間又有一個門，再往前來是一扇窗。靠窗有一張圓桌子，幾只扶手交椅和一只小沙發。差不多靠近後面的右壁上又有一個門，再往前來壁上靠著一個瓷火爐。火爐前面有一對扶手交椅和一張搖椅。側門和火爐中間放著一只小桌子。壁上掛著許多雕刻品。

一只架子上安放著瓷器和些小古玩  
頑意兒。一只小書架放著裝訂美麗  
的書籍。房裏鋪著地毯。爐子裏生  
著火。正是冬天。

外廳裏有鈴響。立刻就聽見外面  
的門開了。娜拉很高興的嘴裏哼著  
走了進來。他穿著出門的衣服，把手  
裏拿的幾包東西放在右邊桌上。他  
把通外廳的門敞著，看見外面站著一  
個挑夫，把手裏拿的一棵聖誕樹和一  
只籃子遞給開門的女僕。

娜  
愛蘭，好好的把那樹藏起來。不到今天

晚上點起來的時候千萬不要讓那些小孩  
子們看見。（把錢包拿出來，對著挑夫道）  
多少？

挑夫 五十個渥兒。（渥兒，挪威錢幣名，約英  
六便士。）

娜 這是一個克郎，不要找了。（一克郎合百  
渥兒。）

（挑夫謝著去了。娜拉把門關好。他一  
面卸裝，一面還兀自很快樂的笑著。從衣  
袋裏拿出一袋糖食來吃了一兩塊。然後  
顛著腳走到他丈夫房門口去聽。）

娜 不錯，他在家呢。（嘴裏又哼著，走到右

邊桌旁去。)

郝 (在房裏) 那是不是我的小雀兒在那裏叫？

娜 (忙著解他的包裹) 是的。

郝 是不是那小松鼠兒在那裏跳？

娜 是的。

郝 小松鼠兒什麼時候回來的？

娜 剛回來。(把一袋糖食藏在衣袋裏，抹

抹他自己的嘴) 滔佛，你來瞧我買些什

麼東西。

郝 不要來攪我。(隔了一會兒，他開了門朝裏望著，筆還在手裏) 你是不是說又

買了東西了？什麼？那些都是嗎？

我那沒出息的孩子又糟蹋錢了嗎？

娜 滔佛，你說什麼話，我們現在花錢可以稍微手鬆一點了。這是第一個不用為錢著急的聖誕節。

郝 我們沒有力量把錢浪費。

娜 滔佛，現在我們不妨浪費一點——只消真正一點兒！你不久就要賺整堆的銀子了。

郝 不錯，從明年正月初一起。但是還有整整的三個月才到發薪水的日子呢。

娜 那怕什麼，我們可以先借的。



郝 娜拉！（走近娜拉身旁，頑笑著提著他的耳朵說道。）依然是個不懂事的孩子

！假使今天我借了一千個克郎來，這一星期裏頭你一口氣把他揮霍乾淨，等到年三十那天屋上忽然掉下一塊瓦來把我砸死——

娜 （用手按住他丈夫的嘴。）胡說！爲

什麼你要說得這樣怕人？

郝 但是假使有這種事情發生，該當怎樣呢？

娜 假使有這樣怕人的事發生，那麼我欠債

和不欠債實在沒有分別。

郝 但是那些債主怎樣呢？

娜 那些人！誰管他們？他們是不相干的生人。

郝 娜拉，娜拉！你真是個小孩子！和你正經說，我平日在這些地方的主張你是知道的。不欠債！不借錢！只要一靠欠債借錢過日子，家庭生活就不自由，不美麗了。我們夫妻抱定這兩句話做到現在，不要到臨末了的時候反去讓步。

娜 （走到火爐旁邊去。）很好——隨你的便罷。

郝 （跟着他妻子。）來來，我的小鳥兒不要那樣垂頭喪氣的。什麼？小松鼠兒生

氣了嗎？（把錢包拿出來）娜拉你猜我這裏有什麼？

娜（很快的轉過身來）錢！

郝 拿去！（給他一卷鈔票）我豈不知道聖誕節各種東西都用得著嗎？

娜（數鈔票）十，二十，三十，四十。啊，滔滔，謝謝你，謝謝你！這很可以支持些日子了。

郝 但願如此。

娜 真夠好些日子的。你走過來，讓我把我所買的東西都給你看看。而且這樣便宜！你看，這是伊娃的一套新衣服和一把

小劍。這是給卜寶的一只小馬和一個喇叭。這一個小泥人和搖籃是給愛妹的。

都是些平常的玩意兒，不過給他去拆壞這些東西已經不壞了。另外有些衣料和手帕是給用人的。其實我應該買些再好一點的東西送給老媽媽阿納。

郝 那個包裹是些什麼東西？

娜（大聲喊道）滔滔，不要動，不到今天晚上不讓你看看那個包裹的東西！

郝 啊！啊！沒有出息的孩子，你可曾想到替自己買些什麼東西沒有？

娜 替我自己！哦，我自己不要什麼。

郝 胡說！告訴我你正經要些什麼。

娜 我當真不知道要什麼！再不然，滔佛，

你聽了——

郝 什麼？

娜 （玩弄郝的衣鈕不看他丈夫的臉。）如果你真心要給我點東西——你不妨——

郝 什麼？快說出來！

娜 （忙道。）你不妨給我些錢。只消給我你用不著的數目就夠了。我可以留著以後買東西。

郝 但是，娜拉——

娜 好滔佛，不要多說，給我錢就是了！我

要把他用好看的金紙包了掛在聖誕樹上。

你看豈不有趣嗎？

郝 那些會花錢的小鳥叫做什麼名字？

娜 我知道，叫做敗子。滔佛，但是你照著我說的辦就是。有了錢，我才能細細的去想我頂急用的是什麼。這話說得不對嗎？

郝 （微微笑著。）話是不错，假如你真把我給你的錢花在你自己身上。但是那些錢你依舊都要花在家用裏邊的，都浪費在各種無用的物件上，到後來仍舊是我晦氣再拿出錢來。

娜 但是，滔佛——

郝 娜拉，你能賴嗎？（抱著他的妻子。）

這真是一只可愛的小鳥，但是很能花錢。

沒有人相信一個男人養你這樣一只小鳥要費多少錢。

娜 好不害羞！你怎麼說得出這種話來

？我平日總是盡著力能節省多少就節省多少。

郝（大笑）一點不錯——能節省多少就節省多少——但是實際上等於沒有。

娜（嘴裏哼著，臉上笑著，心裏暗暗快活。）

哼！滔佛，你那裏曉得我們小雀兒，松鼠兒的用度。

郝 你真是個小怪東西！活像你父親——

一天到晚，掙著眼等可以弄錢的機會，但是錢一到手，就從指頭縫裏漏出去了，自己也不知道到那裏去的。你既然生就這個樣子，也是沒法的事情。這是遺傳下來的脾氣，那種脾氣本要遺傳的。

娜 我但願承受了我爸爸許多的性質脾氣。

郝 我卻不願意別的，祇要你恰照現在這樣子——我親親的，可愛的小鳥。但是——

我覺得你今天這樣——這樣——叫我說什麼好呢？——這樣神色可疑——

娜 真的嗎？

娜 真的·擡起頭來看我·

娜 (擡頭看著他丈夫·) 怎麼樣？

郝 (用手指頭嚇他妻子·) 今天這喜歡吃

糖的孩子又淘氣過了罷？

娜 不會，你怎麼想到這上頭去！

郝 方纔又到糖食店裏去過了罷？

娜 不會，當真——

郝 也不會喝一點果子汁嗎？

娜 不會的，確不會·

郝 也不會吃過一兩塊糖餅嗎？

娜 滔佛，不會，當真不會！

郝 好好，我不過是說著頑的·

娜 (走近右邊桌子·) 你不以為然的事情，

我決不想做·

郝 那是我信得過的，并且你還許過我——

(走近娜·) 娜拉寶貝，現在你只管去守祕

密罷，好在一到晚上樹上燈火點起來就都

要發露的·

娜 你記得請南陔醫生嗎？

郝 不會·但是無須請得，他一定會來的·

并且我還要問他今天什麼時候來·我定

下了些頂好的酒·娜拉，你不曉得我怎樣

的盼望今天晚上呢·

娜 我也是這樣·滔佛，那些小孩子更不知

怎樣的快活呢！

郝 想起一個人有了穩固的位置和豐厚的收入好不高興！ 想著快活不快活？

娜 啊，真妙！

郝 你還記得去年的聖誕節嗎？ 預先是

有三個星期，每天晚上你躲在房裏做聖誕樹上用的花朵和其他許多奇奇怪怪預備嚇我們的東西，做到過了大半夜纔罷手。

我覺得一生再沒有比那時候討厭的了。

娜 我自己一些也不覺得討厭。

郝 (微笑) 娜拉，但是後來我們卻並不會

看見什麼。

娜 啊，你還要把那樁事取笑我嗎？ 我怎

樣能阻止那貓不鑽進去統統把做的東西撕掉呢？

郝 我的可憐的娜拉，你實在不能。要緊的

一句話就是，你會竭力的想法使我們快活。但是無論怎樣，苦日子過完了總是一樁幸事。

娜 滔佛，是的。

郝 現在我也不必獨自一個人悶坐著了，你也不必勞你的眼睛和吃不起苦的細指頭了——

娜 (拍手) 不必了嗎，真的嗎？ 啊，想起

來好不快活？（挽著他丈夫的臂。）

佛，讓我來告訴你我們以後應該怎樣處理。

一過了聖誕節——（外廳鈴響。）啊，有鈴

響！（整理屋子。）必是來拜望的客。

真討厭！

郝 我不見客，不要忘了。

愛 （在門口。）太太，有位女客要見你。

娜 請他進來。

愛 （向郝。）主人，那位醫生剛來。

郝 他到我書室裏去了嗎？

愛 是的。

（郝爾茂走到書室裏去了。愛爾領林敦

夫人進來，把門關好，走了出去。林敦夫人穿著旅行的衣服。）

林 （躊躇疑難。）娜拉，你好嗎？

娜 （狐疑。）你好嗎？

林 我看你不認識我了。

娜 我不——哦，是了！不錯——（忽然高興起來。）

怎麼，姬婷真是你嗎？

林 不錯，正是我！

娜 姬婷，你想，我竟不認識你了。但是也

不怪我——（聲音放低。）姬婷，你著實改

了樣子了！

林 不錯。這八九年裏頭——

娜 我們不會面真有這麼些時候了嗎？

不錯，是的。我和你說罷，這過去的八年真是快活日子。現在你又進城來了？這一樣冷的天氣走這樣長的路程！真佩服你！

林 我趁今天早晨的輪船來的？

娜 不消說得，是來過聖誕節的。真有趣！

我們要快快活活過個聖誕節。把外面的東西脫下來罷。你凍得冷不冷？（幫他脫衣服。）好了，我們可以舒舒服服的坐下

來烤火了。你坐那把交椅，我坐這張搖椅。（抓住林敦夫人的手）我又看見這熟臉

了。祇有猛一見面的時候——姬婷，你不過面色更清減一點——或者稍瘦一點。

林 娜拉，我老得多了。

娜 也許是老了一點——不很多——祇是

一點兒。（突然間定一定神，正色道）咳，我真粗心！我坐在這裏只顧閒談——

好姬婷，你不見怪嗎？

林 娜拉，爲了什麼？

娜（低聲道）可憐的姬婷！我忘了你是一個孤身的人了。

林 不錯，我丈夫是三年前死的。

娜 我知道，我知道，我在報上看見的。姬婷，



當時我真想寫信給你的，不料總不得閒工夫，就耽擱下來了。

林 娜拉，我都明白。

娜 姬婷，我真不應該。可憐的姬婷呀！你一定吃了不少的苦——他也不曾給你留下什麼嗎？

林 沒有什麼。

娜 有孩子嗎？

林 沒有。

娜 什麼都沒有嗎？

林 連一點可以傷心或可以紀念的東西都沒有。

娜 (不敢相信似的看著林敦夫人) 我的親姬婷，果真有那等事嗎？

林 (很傷心的笑着，一面用手理頭髮) 娜拉，有時候竟有這等事的。

娜 這樣孤單零仃的一個人！那種日子怎樣過呢？我卻有三個絕頂可愛的孩子。現在我不能領給你看，因為奶媽帶著他們出去了。現在你把你一樁一樁的事情都講給我聽聽。

林 不，不，我要你講給我聽——

娜 你先說。今天我不只顧自己了。今天我只講你的事。不過有一件事情，我一定

要告訴你——你也許聽見我們交了一步好運？

林 不會。怎樣一會事？

娜 你想！我丈夫做了銀行的總理了。

林 你的丈夫！呀，真好運氣！

娜 可不是嗎？律師的位置是靠不住的，

並且來歷稍微有些不明的錢，滔佛是不肯拿的。這些地方我和他意見完全相同。

你想我們何等快活！明年正月初一他就要去受職辦事，以後就可以拿大薪俸，分紅利了。將來我們過日子可以和從前大不相同了——老實說，要怎樣就怎樣。娜

娜 我想起來真快活，真高興！手頭有許多錢，不用爲什麼事操心，真是快活，是不是？

林 是的。日用必須的東西不缺少，至少是件快活事情！

娜 不但必須的東西，並且還有整堆的錢！整堆的！

林 (微笑) 娜拉，娜拉，你的老脾氣還不會改掉嗎？當初我們一塊兒念書的時候，你就是個頂會花錢的小孩子。

娜 (靜靜的笑著) 不錯，滔佛說我還是那個樣子。(舉起指頭指著) 但是娜拉並不像你們所說的那樣不懂事。我並不會

有過可以十分揮霍的機會。我們大家都不能不勤懇做事情。

林 你也要做嗎？

娜 是的，做些輕巧活計：譬如編織，挑花，這一

類的東西，（神情散漫）——和還有些別

的事情。你是知道的，我們結婚的時候，滔

佛就辭了政府的職務。他一點沒有升遷

的希望，但是用度卻加多了。我們結婚後

的第一年，他操勞得很過度。他不得不去

尋各種額外的事情做，一天到晚辛苦不休。

後來他受不住了，害起很重的病來。醫生

都說他定要往南方去才會好。

林 你們在意大利整整的住了一年，是不是？

娜 是的，我們住了一年。我和你說，真不是

容易弄的事情。那時候伊娃剛生下來。

但是我們又不能不去。呀，說起來那次旅

行真是奇妙，竟保全了滔佛的性命。姬婷，

但是錢卻也花得怕人！

林 我也這樣想。

娜 一千二百塊錢！四千八百個克郎！

不是很大的一注錢嗎？

林 幸而你們花得起！

娜 你要曉得，我們是從父親那裏弄來的。

林 哦，原來如此。他正是那時候去世的，是

不是？

娜 不錯，正在那時候。你想！我不能親

身去服侍他！那時候我正天天盼望著

伊娃生下地來，並且還得當心我那病的滔

佛·慈愛的父親呀！姬婷，從那時候以

後我竟不會再見著他的面了。那是我嫁

後最難受的一件事情。

林 我知道你是素日極愛他的。後來你們

就到意大利去了嗎？

娜 是的。我們錢也有了，醫生教我們不要

耽誤時候。過了一個月我們就走的。

林 回來的時候你丈夫身體完全復元了嗎？

娜 完全復元了。

林 但是——那個醫生？

娜 你說什麼？

林 我記得進來的時候，你們的用人說醫生

來了——

娜 哦，那是南陔醫生。他不是爲看病來的

他是我們的好朋友，沒有一天不來。從那

次以後滔佛一些小病也不會害過。那些

小孩子也都康健，我也很好。（跳起來拍

掌。）姬婷，一個人活在世上能够快活，真

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太不應該了！

我專在這裏說自己的事情。（坐在一張

靠近林敦夫人的矮凳上，把兩臂放在他膝上。不要生氣！你當真不愛你的丈夫嗎？

？ 既然如此，當初你爲什麼要嫁他？

林 當時我母親還在世，躺在牀上不能動了，並且我還要照顧兩個兄弟，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拒絕他。

娜 也許是的。那時候他有錢嗎？

林 日子很過得去。不過他的事業卻靠不住。他死了就一敗塗地，一些東西也不會留下。

娜 後來——？

林 後來我開了一爿店，立了一個小學堂，想

盡方法，支撐著過日子。過去的這三年工夫我總算歷盡艱苦了。娜拉，現在總算沒事了。我那可憐的母親也用不著我了，他已經安然長眠了。兩個小兄弟也已經做了事，自己可以顧自己了。

娜 你一定覺得你的生活十分自由了！

林 娜拉，並不見得。我但覺得說不出來的

空空洞洞。活在世上並不爲了什麼人！

（坐不定，站了起來。）所以我不能再在那種冷靜的地方住著了。在此地要找一件

排遣時間——消磨心思——的事情必定

容易些。我只盼望尋些固定的，像辦公室

裏一類的事情做。

娜 姬婷，但是那些事真是苦工啊，你的身體  
看著已經很累乏了。你最好是找個近水  
的地方靜養一陣。

林 （走至窗前。）娜拉，我沒有父親供給我  
那些錢。

娜 （站起來。）啊，不要和我生氣。

林 （走向娜拉。）我的親娜拉，你不必和我  
生氣。處我這種地位最容易使人發牢騷。  
像我這樣的人活在世上並不為著誰來卻  
又不能不一天到晚的勞碌。並且因為要  
活命，所以就變成自私自利，祇顧著自己了。

當時我聽見你們交了好運——你信我的

話不信？——我替自己高興比替你們高  
興還利害。

娜 你這話怎樣講？ 哦，我明白了！ 你  
盼望滔佛幫你一點忙。

林 不錯，正是這個意思。

娜 姬婷，滔佛一定會幫你的忙。你把這件  
事交給我就是。我會用極妙的方法，委曲  
婉轉的去，使他不得答應。我真是  
極願意幫助你！

林 娜拉，你待我真好，這樣出力幫助我！況  
且你又是個不會經過多少艱難困苦的人，

更是格外難得。

娜 我嗎？我不會經過多少——？

林（微笑）唔——不過懂得一點輕巧女

工一類的東西。——娜拉，你還是個小孩子呢。

娜（顛著頭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噯，不

要這樣擺出老前輩的模樣來！

林 當真嗎？

娜 你和他們都一樣。你們都以為我這人

是不能做什麼正經事的——

林 唔，唔——

娜 你以為我在這煩惱的世界沒有煩惱

的事情。

林 我的好娜拉，方纔你不是已經把你的煩

惱都告訴我了嗎？

娜 哼——那些都算不得什麼！（低聲）

至於那些關係重大的事，我還不會對你提過一個字呢。

林 關係重大的事？怎樣一回事？

娜 姬婷，我知道你看輕我，但是實在你不應

該。你當初辛辛苦苦的養了你母親許多年數，你自己覺得很得意。

林 我實在不看輕什麼人。不過想起了我

能夠使我母親在臨死前的那幾年享了一

點福，卻實在是我又得意又快活的事情。

娜 你想起了扶持你兩個兄弟的事情，你也覺得很得意。

林 難道我不應該嗎？

娜 應該自然是應該的。姬婷，現在我和你老實說了罷，我也有點得意而且快活的事情。

林 我很相信，但不知是怎樣一回事？

娜 住嘴！聲音不要這樣高。滔佛如果聽見了，那還了得！不能讓他聽見——

無論如何不能！姬婷，除了你，無論什麼人不能讓他曉得。

林 爲什麼，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娜 過來。（把林敦夫人拉到他身旁沙發上坐了。）姬婷，我也有些又得意又快活的事情。我曾經救了滔佛的性命。

林 救了他的性命？怎樣一回事？

娜 我們到意大利去的事情，我方纔已經和你說過了。不虧了那件事，滔佛的性命早就保了。

林 那是我曉得的。你們旅行的費用是你父親供給的。

娜（含笑）不錯，滔佛和旁人都以爲是這樣的。但是——



林 但是什麼？

娜 但是我父親一個大錢也不會給過我們。

籌劃那筆款子的並不是別人，就是我。

林 是你？ 那樣一注大款子統統都是？

娜 一千二百塊·四千八百個克郎·你聽

了覺得怎樣？

林 我的親娜拉，你用什麼法子弄的？ 是

買彩票贏的嗎？

娜 (作鄙夷貌) 買彩票贏的？ 哼！

那是什麼人都做得到！

林 那麼，你的錢是從那裏來的？

娜 (臉上現著使人不可推測的笑容，嘴裏哼

著唱道) 哼，脫拉——拉——拉——拉！

林 你當然不會是借來的。

娜 爲什麼不會是借來的？

林 做妻子的不得他丈夫的同意怎樣可以

向人家借錢。

娜 (顛頭) 啊！倘使那做妻子的有一點

見識，會處置一點事情——

林 娜拉，我實在不明白——

娜 你也不必明白。我始終不會說過那錢

是借來的。除了借，我還有許多方法呢。

(靠在沙發裏) 我也許從醉心我的人那裏弄來的。若是一個女子生得像我這樣

動人——

林 娜拉，你真是個無賴的孩子。

娜 姬婷，我曉得你現在一定是急於要聽裏

面的曲折——

林 娜拉，你聽我說，這件事你做得不太鹵莽

一點嗎？

娜（重新坐直）救丈夫性命能夠算是鹵莽嗎？

林 我想你瞞著他做這件事情，究竟是鹵莽

娜 但是他一曉得這件事情，命就難保了，你

懂得嗎？當時他連自己病到了什麼地

步還不知道呢。那些醫生都來偷偷的和

我說，他的病勢很危險，除了到南方去過一

個冬天，簡直沒有別的法子可以保他的性

命。你莫非以爲我起初不會用過手段嗎

？我假意裝做尋常少年妻子的態度要

求他出去旅行一趟。他不答應，我一面哭，

一面央求他，教他顧念著我，不要違拘我。

並且我的話裏含著教他借錢的意思。姬

婷，但是他聽了借錢的話，竟生起氣來，說我

胡鬧，說他應該盡做丈夫的責任，不依從我

那種任性的舉動。他雖那樣說，但是我自

己心裏盤算，不能不救他的性命，所以我就

想出別的方法來了。

林 難道你父親從來不會和你丈夫說過那錢不是他的嗎？

娜 不會，從來不會。父親正是那時候死的。

我本來想告訴我父親，囑咐他在別人面前一個字也不要提。不幸他病得那樣利害，也就無須了。

林 你也不會和你丈夫提過？

娜 噯，你怎樣說得出？他那樣厭

惡借錢，我反去把這件事告訴他嗎？像

滔佛那樣一個有自立精神的堂堂男子漢

如果曉得了受了我的恩惠，豈不要使他活活慚愧死，難過死嗎？我們兩個人的感

情就從此完了，我們的美滿家庭也不會再像現在這種樣子了。

林 你打算永遠不告訴他嗎？

娜 (若有所思，帶著半笑道) 也許有日子

告訴他——等到許多——許多年以後，我

——不是這樣漂亮了。你千萬不要笑我

！我的意思是指將來滔佛不像現在這

樣愛我，不歡喜看我裝扮了跳舞唱戲的時

候。所以有點東西留在那裏，也許有點用

處。(忽然把話打住) 沒有的事情！

沒有的事情！那種日子永遠不會有的。

姬婷，你覺得我這件大事辦得怎樣？現

在我還是不能做什麼事的人嗎？你要曉得我很費了一些心血。準期付款這件事並不是好頑的。姬婷，你要曉得，商業場中有分期交款，和按季付利的種種名目，都不是容易對付的。所以我不就不各處去東拼一點西湊一點。我不願意使滔佛過日子吃苦，所以家用裏也就省不出什麼來。並且我也不願意讓這班小孩子衣服穿得太壞，凡是我替他們弄來的錢，我還都花在他們那班小寶貝的身上。

林 可憐的娜拉！既然如此，你祇好在你自己的私房裏賠出來了。

娜 自然是的，何消說得。這件事都是我一個人在那裏籌畫。有時候滔佛給我錢，教我添置衣飾，我從來不肯把錢花過一半，總是揀頂簡單，頂便宜的東西買。幸而我無論穿戴什麼都還不醜，滔佛從來沒有起過疑心。姬婷，但是時常也覺得很苦，因為衣服穿得講究也是一樁很舒服的事情，你說是不是？

林 一點不錯。

娜 除去那個，我還有別的方法弄錢。去年冬天我運氣好，替人家鈔寫了許多東西。每天晚上我躲在房裏鈔寫，到夜深纔歇。

有時候，我疲乏得不得了。但是這樣做工賺錢，究竟還是快活事。我覺得我很像個男子似的。

林 那麼，你的債究竟還清了多少了？

娜 那很難說。那種事情很不容易弄得清楚。我祇知道我能搜括來的錢都還了債了。有時候我實在沒法想了！（含笑）

我就坐在這裏，心裏懸想有個有錢的紳士很愛我——

林 什麼！那個紳士？

娜 並沒有那樣一個人！——我心裏瞎想他已經死了，折開他的遺囑來一看，裏面用

很大的字寫著：「把我臨死所有的一切財產立刻交付與那位可愛的郝爾茂夫人。」

林 娜拉——你指的是那一個紳士？

娜 你不明白嗎？並沒有那樣一個人，不過是我沒法弄錢的時候，心裏虛造的一個幻象罷了。但是現在已經沒有關係了。那討厭的老東西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關我的事。他和他的遺囑我都不放在心上，因為現在我的艱苦已經過去了。——姬婷，想起來何等快活！不用費心思，一些也不用費了！每日裏只消同小孩子玩玩鬧鬧，家中各種用具設備得精美合宜，

都合滔佛的意思！並且不久那大好的春光又要來了。那時候我們也許有個短期旅行。我也許再到海邊去頑一趟。想起人生快樂真是有趣！

（外廳鈴響）

林（站起來）外面有鈴聲。我還是走的好。

娜不必，只管坐著。沒有人到此地來的。

一定是看滔佛的。

愛（在門口）夫人，外面有一位客要見主人。

娜那位客是誰？

柯（在門口）郝夫人，是我。

（林敦夫人吃了一驚，急忙避到窗口去）

娜（走近柯樂克一步，有些著急似的，低聲說

道）原來是你嗎？什麼事？你要

見我丈夫說什麼話？

柯總算是——銀行的事情罷。我在那銀行裏有個小小的位置，我聽說你的丈夫做了我們的新行長了。

娜所以你想——

柯郝夫人，專爲些討厭的事情，不爲別的。

娜那麼請你到他書室裏去坐罷。

（柯樂克出去。娜拉很冷淡的鞠了一個

躬，一面把通外廳的門關好。回到火爐旁邊看著火。

林 娜拉，那個人是誰？

娜 是一位柯樂克先生——是個律師。

林 那麼果真是他了。

娜 你認識他嗎？

林 我曾經認識他——不過已經是許多年

前的事情。他在我們城裏做過律師。

娜 不錯。

林 他的樣子改變的許多了！

娜 我知道他的婚姻很是不幸。

林 他現在是不是單身了？

娜 卻有一夥小孩子。哦！火著起來了。

（娜拉把火門關好，把搖椅略推開些。）

林 人家說，他做的事情不十分靠得住。

娜 真的嗎？不見得罷。我卻不知道。

但是我們不必去談那些事情——討厭得很。

（南陔醫生從郝爾茂屋子裏出來。）

南 （仍在門口。）我要走了，我在這裏打攪

你。我去找你夫人談談。（把門關好，看

見林敦夫人。）哦，對不起。這裏我也妨

礙你們。

娜 不妨事，不妨事。（替他們介紹。）南陔

醫生——林敦夫人。

南 哦，不錯，我時常聽見林敦夫人的大名。

好像方纔上樓的時候在樓梯上我們遇見的。

林 不錯，我走得很慢。我最怕走樓梯。

南 哦——你身體不大康強嗎？

林 祇爲了操勞太過。

南 不爲別的嗎？這樣看來你一定是進城來休養散悶的了？

林 我是進城來找事情做的。

南 那是補救辛苦太過的一個好方法嗎？

林 南陔醫生，活命要緊呀。

南 不錯，大家都說這句話。

娜 南陔醫生，你自己也想活命。

南 那是不錯的。我活在世上無論怎樣不幸，能多捱一天工夫我總想多捱一天。所有到我這裏來看病的人都有這個想頭。就是良心上有病的人也是這樣的。這時候郝爾茂正和一個害道德病不可救藥的人講話呢——

林 (低聲) 唉！

娜 你說的是誰？

南 是一個你不認識的，叫做柯樂克的人，這個人的品行已經壞到末一步了。然而他



竟也劈口就說他要活命，好像是件極重要的事情似的。

娜 當真嗎？他要和滔佛談些什麼？

南 我不知道，我不過好像聽見是爲銀行的事。

娜 我不知道柯樂克——這位柯樂克先生和那銀行有關係呢？

南 有關係。他在那邊有個位置。（向林

敦夫人）我不知道你們那裏地方上有沒有一種人，專門四面出去搜尋人家品行上的毛病，一旦找到了一種病，他們就把那害病的人弄到一個在他們監守之下的好

地方去。至於沒有毛病的人，他們卻決不來理會你。

林 我想還是讓有病的人進來養病的好。

南 （聳聳肩膀）不錯，大家都是這樣想！恐怕就爲了這上頭，社會纔變成一所大病院了。

（娜拉本在那裏想心事，到這時候，忽然幾乎忍不住大笑，一面拍著手兒）

南 你爲什麼笑？你懂得社會是個什麼東西嗎？

娜 誰耐煩管你們那討人嫌的社會是什麼東西？我方纔爲一點別的事情——一

點頂有趣的事情笑。南陔醫生，是不是現在所有那銀行裏的職員都要屬滔佛管了？

南 那就是你覺得頂有趣的事情嗎？

娜 (一面含笑，一面哼哼。) 不要管他，不要

管他！(在屋子踱來踱去。) 想起來真有趣，我們——滔佛可以管理這樣許多人。

(從衣袋裏拿出糖食袋來。) 南陔醫生，你吃塊馬克倫糖嗎？

南 噫——馬克倫糖！我記得你家裏不

是不准吃這種糖嗎？

娜 是的，不過這是姬婷給我的。

林 什麼！我怎樣？

娜 啊，你不要害怕。你怎樣會曉得滔佛不

准我吃這種糖呢。他怕我糟蹋了牙齒。

噫，不去管他，祇吃這一次！——南陔醫生，

這塊給你！(送一塊到他嘴裏。) 姬婷，

你也吃一塊。你們吃，我也吃一塊——祇吃一塊很小的，或者至多也不過兩塊。

(再踱來踱去。) 我真快活！世界上我只想一件事情。

南 是件什麼事？

娜 有一點要當著滔佛的面說的事情

南 既然如此，你為什麼不說呢？

娜 因為那事很難聽所以我不敢說。

林 難聽？

南 果真如此，你還是不說的好。但是在我們面前你不妨——你想當著郝爾茂的面說的是什麼？

娜 我恨不得說『這些事情實在該死！』

南 你瘋了嗎？

林 哎喲，娜拉——

南 說罷——他來了！

娜 (把糖藏好) 不要做聲。

(郝爾茂從自己屋子裏出來，手裏拿著帽子，外套搭在臂上。)

娜 (迎上前去) 滔佛，你把他打發走了嗎？

郝 他剛走。

娜 讓我來替你介紹——這是姬婷，進城來——

郝 姬婷？對不起得很，我不認識——

娜 滔佛，就是林敦夫人——林敦姬婷。

郝 (向林敦夫人) 嘎——想來是我妻子的一位舊同學？

林 正是，我們從小就認識的

娜 你想想！他走了這許多路專誠來找你。

郝 來找我嗎？

林 也不是專——

娜 姬婷是在辦公室裏做事的熟手，他很盼

望能在一個商界有名人物的手下做事可

以再多學些本事——

郝 (向林敦夫人) 佩服之至！

娜 他聽見你做了行長——從電報上看見

的——馬上就趕著來了——滔佛，看我面

上，你總要替姬婷想法子，你答應不答應？

郝 那不是做不到的事情。林敦夫人此刻

是單身人？

林 是的。

郝 你有些商業上的經驗嗎？

林 很有些了。

郝 既然如此，我要給你找一個位置，恐怕不

甚困難。

娜 (拍掌) 你看！你看！

郝 林敦夫人，你來得正巧。

林 啊，教我怎樣謝你——

郝 (含笑) 不消的。(披外套) 現在我

要失陪——

南 等一等，我和你同走。

(到外廳去把皮外套拿了進來，就火烤著)：

娜 滔佛，不要太長久了。

郝 只消一點鐘，不會再多的。

娜 姬婷，你也要走嗎？

林 (穿他的東西) 是的，我要去找住的地

方了。

郝 那麼，我們都可以同走了？

娜 (幫林敦夫人著衣服) 可惜我們沒有

空房間，不過也不能——

林 我不敢驚吵你們。娜拉，謝謝你，我們再

會罷。

娜 暫時再會罷。今天晚上你當然再要來

的。南陔醫生，你也要來的。什麼！你身

體不大舒服嗎？到時候一定會好的。

祇消衣服穿得暖和一點就是。(他們談

著走出去，到了外廳。外面樓梯上有一羣

小孩子說話的聲音) 他們來了！他

們來了！(娜拉跑出去，把外面的門開了，

奶媽阿納領著小孩子們進了外廳) 進

來！進來！(灣下腰去和小孩們親嘴)

啊，我的小寶貝！ 姬婷，你看見沒有？

可愛不可愛？

南 我們不要站在風口裏說話。

郝 林敦夫人，走罷。這種冷氣只有做母親

的受得住。

(南陔醫生，郝爾茂，林敦夫人一同下樓去

了。阿納帶著小孩子們進屋子，娜拉也隨

了進來，把門關好)

娜 你們的模樣多少活潑鮮明！好紅的

小臉兒！真像蘋果和玫瑰花一樣。（娜拉說底下那些話的時候，那些小孩子們也和他說過不休。）你們樂嗎？真好！真不錯！你讓愛妹和卜寶坐過一次你的雪車嗎！——你想，兩個人在一塊兒坐！伊娃，你幾乎像個大人了。阿納，讓我抱他一抱。我的小寶貝！（從奶媽手裏把那頂小的孩子抱過來，引他跳著頑。）是了，是了！媽媽也要和卜寶跳的。什麼！你們頑雪球了嗎？啊，可惜我不在那裏看他們頑。阿納，讓他去罷，我會替他們脫下來的。讓我來罷，和他們頑真有趣

·你凍得很利害，趕快到自己屋裏去歇歇罷。火爐上有熱咖啡。（奶媽走進左邊的屋子。娜拉替孩子們把東西脫下來，隨手丟在旁邊，那些小孩子聚在一處講話。）真的嗎！一只大狗追你們？不會咬著你們嗎？不會咬的，狗不咬小乖寶貝的。伊娃，不要偷看那些包裹的東西。你曉得是些什麼？你想曉得嗎？留神——要咬人的！什麼？我們想個頑意罷？我們頑個什麼呢？捉迷藏好不好？好，我們就捉迷藏罷。卜寶先去藏。我先去嗎？也好，讓我先藏。

(他和小孩子們在這間同右邊連著的那間屋子裏頑起來，又是笑，又是嚷。有一次娜拉藏在桌子底下，小孩子跑進屋來找他，但是找不著，忽然聽見他忍著的笑聲，一齊跑到桌子前面，揭起桌布，把他尋著，於是一陣大喊起來。娜拉從桌子底下爬出來，裝做要嚇他們的樣子，大家又是一陣笑喊。正在這過當口，有人敲那通外廳的門。屋子裏沒有人聽見。門自己開了一半，站著個柯樂克。他等了一等。他們又頑起來了。)

柯 郝夫人，對不起得很，——

娜 (噤的叫了一聲，急忙轉身跳起來) 噫

！ 你來做什麼？

柯 請你不要見怪，那外面的門一半開著，

一定有人忘記把他關好——

娜 (站直) 柯先生，我丈夫不在家。

柯 我知道。

娜 那麼你還來做什麼？

柯 我來和你說一兩句話。

娜 和我說？ (低聲對著孩子們道) 到

阿納那裏去罷。什麼？ 那個生人不會

吃掉媽媽的。等他去了，我們再頑。(他

把孩子們帶到左屋裏去，隨手把門關上。

心裏躊躇不安。你要和我說話嗎？

柯 不錯。

娜 今天？不過今天還不到一號——

柯 今天是二十四號。這個聖誕節你能不

能過快活日子，這個權都操在你自己手裏。

娜 你要什麼？今天我不會準備——

柯 現在不要去管那個。我爲另外一件事

情來的。你有工夫嗎？

娜 有工夫，不妨事，雖然——

柯 好。方纔我在對門酒店裏坐著的時候，

我看見你丈夫在街上過去——

娜 怎麼樣呢？

柯 同著一位女太太。

娜 又怎樣呢？

柯 那女客是一位林敦夫人嗎？

娜 是的。

柯 他纔進城來嗎？

娜 不錯，今天纔來的。

柯 想來他是你的一個好朋友？

娜 一些不錯。但是我不明白——

柯 從前我也認識他的。

娜 我知道你從前認識他的。

柯 哦！你都知道。我也想到的。是不

是林敦夫人要在銀行裏有個位置。



娜 柯先生，你怎麼敢這樣盤問我——你不

過是我丈夫手下的一個屬員罷了？ 既

然你要打聽，我就都告訴你罷。一些也不

假，林敦夫人就要進銀行辦事了。柯先生，

舉薦他的不是別人，就是我。現在你都明

白了。

柯 這樣看來，竟被我猜著了。

娜 (踱來踱去) 你看，一個人至少也有一

點權力，並不至於因為是個女子——柯

先生，在別人手下做事情應當格外小心不

要得罪那些——唔——

柯——那些有權力的人？

娜 一些也不錯。

柯 (換了口氣) 郝夫人，你肯用你的力量

幫我一點忙嗎？

娜 什麼？ 這話怎樣講？

柯 你肯想法子替我保全那銀行裏的位置

嗎？

娜 這話我不明白。誰想奪你的位置？

柯 你不要裝糊塗了。我很懂得你的朋友

決不好意思和我會面，並且我也知道我的

位置要騰出來給誰。

娜 但是你放心——

柯 現在祇有一句話趁著現在還來得及，請

你用你的力量取消這件事情。

娜 | 柯先生，但是我並沒有力量——一點力量都沒有。

柯 | 沒有？我記得方纔你說——

娜 | 不是那個意思。我嗎！你怎麼會以為我對於我丈夫有那麼大的力量？

柯 | 從前我們同學的時候，我就知道你丈夫的脾氣。我想也同別的做丈夫的差不多。

娜 | 如果你要侮慢我丈夫，我就要請你出去。

柯 | 夫人，你的膽子真不小。

娜 | 我現在不怕你了。一過正月初一，我就脫盡關係了。

柯 | (捺著自己) 郝夫人，聽我說。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我就要拚著性命去爭我那銀行的位置。

娜 | 看著像是的。

柯 | 並不專為薪水，那是我頂不放在心上的。一層。為點別的事情——唔，我不如老實講了罷。想起來，和旁人一樣，你也必定聽見過，好幾年前我——鬧了一點亂子。

娜 | 我記得聽見過那樣一會事似的。

柯 | 那件事雖然不會鬧到法庭上去，但是從此以後我前進的路條條都斷了。所以後來我就做了那件你所知道的事情。我不

能不想點事情做，究竟我還算不得一個頂壞的人。但是現在我要洗手不幹事了。我的兒子都已漸漸的長大成人，爲了他們，我必須極力的恢復我的名譽才是。這銀行裏的位置正是我爬上去的第一步，不想你丈夫要把我從梯子上踢下來再跌到泥溝裏去。

娜 柯先生，老實和我說，我絲毫沒有力量幫你的忙。

柯 那是因爲你不肯。但是我可以逼著你做。

娜 你不至於告訴我丈夫說我欠你錢的事

罷？

柯 如果我竟告訴了呢？

娜 那你就丟人了。（聲音裏含著眼淚）

這件又使我高興，又使我得意的瞞人的事不應該這樣很丟人的讓他知道——并且洩漏的人又是你。那時候豈不要累我受種種的沒趣嗎——

柯 單是沒趣就算了嗎？

娜 （氣憤道）你只管去宣佈罷。到後來頂吃虧的還是你自己，因爲我丈夫就此可以看出你是何等樣一個壞人，那時候你的位置一定保不住。

柯 我方纔問你是不是只怕家庭裏的沒趣？

娜 如果我丈夫知道了他一定立刻就會把你的錢還清，以後我們和你就各不相涉了。

柯 (走近一步) 郝夫人，聽我說。不是你記性壞，就是你不大懂得商業場中的情形。我必須要把裏頭的底細來對你講個明白。

娜 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柯 你丈夫病的時候，你來和我商量要借一千二百塊錢。

娜 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想法子。

柯 當時我答應你想法子去弄——

娜 後來你果然弄來了。

柯 我答應借錢給你帶著幾個條件。當時

你爲了丈夫的病，心慌意亂，急於想把錢弄到手好出去養病，所以也許不會十分注意到那些小節細目上頭。讓我來提醒你。當時我答應借錢給你的時候，要在我寫的一張借據上簽一個字。

娜 不錯，我簽的字。

柯 一些不錯。後來我又在那上頭加了幾句話，拿你父親做擔保品。應該你父親簽字

娜 應該——？他確簽的字！

柯 我把借據的日期空著，預備你父親親筆填寫他簽字的日子。這些事你還記得嗎？

娜 記得的——

柯 後來我就把那張借據交給你，教你從郵

政局裏寄給你父親。這些情形對不對？

娜 對的。

柯 不消說得，你一定是立刻就寄去的，因為

不到五六天你就把那張紙交回我了，上面

有你父親簽的字，我也就把錢交付給你。

娜 難道我不會準期按次還款嗎？

柯 準得很。但是我們還是回到本文要緊。

郝夫人，你當時不是正為一件事著急嗎？

娜 一些不錯！

柯 是不是因為你父親病重？

娜 他躺在牀上快要死了。

柯 不久果然就死了？

娜 是的。

柯 郝夫人，你還記得他死的日子是那一天

嗎？

娜 他是那年九月二十九號死的。

柯 一些也不錯。我也調查過的。但是這

裏發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掏出一

張紙來）——教我實在難明白。

娜 什麼古怪的事情？我不知道——

柯 夫人，那古怪的事情就是你父親死了三

天纔在這張紙上簽的字。

娜 什麼！ 我不明白——

柯 你父親是九月二十九號死的。但是你

瞧這裏，他簽字的日期卻是十月二號！

娜夫人，你說古怪不古怪？（娜拉不做聲。）

你說得出這裏面的道理嗎？（娜拉依舊

不做聲。）並且還有一處使人注意的地方，

那年分和『十月二號』幾個字的筆跡並不

是你父親的親筆，那代寫的人我卻知道。

但是這些地方有法子可以解釋。也許你

父親簽了字忘記填日期，別人在不會得他

死信以前胡亂替他填了一個。這並不算不

得一回事。關係都在那簽的字上頭呢。

娜夫人，簽的字不消說得是真的？ 真是

你父親親筆簽的？

娜 （隔了半晌，仰起頭來，很很的看著柯樂

克。）不是的。『我』替父親簽的字。

柯 啊——夫人，你可曉得承認那句話是很

危險的？

娜 怎見得？

柯 你容我再問你一句話嗎？ 爲什麼當

時你不把那張借據寄給你父親？

娜 那是斷乎使不得的事情。父親病得正

重，如果我要教他簽字，我就不能不告訴他

要錢做什麼用。但是他病得那樣利害，我

斷不能把我丈夫性命危險萬分的信息去告訴他。那是斷乎做不得的事情。

柯 既然如此，你爲什麼不取消那旅行的計劃。

娜 我辦不到，我丈夫的性命靠在那旅行上，我不能取消。

柯 你自己不知道你是欺騙我嗎？

娜 這一層我並不介意。我一些也不會顧到你。你曉得我丈夫病得很重，你依然千方百計的刁難我，我實在把你恨極了。

柯 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麼罪似的。我老實和你說罷，我犯的那樁使我聲

名掃地不容於社會的事，和你所做的恰是一樣，一些也不多，一些也不少。

娜 你！難道你也冒險救過你妻子的命嗎？

柯 法律不管人的居心怎樣。

娜 如此說來，這種一定是笨法律。

柯 笨也罷，不笨也罷，如果我把這張東西拿到法庭上去，你就要照著法律處罪。

娜 我不相信。難道法律不許做女兒的想個法子免得他臨死的父親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命嗎？

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法律上總該有

些條文許可這些事情。你是一個律師，你難道不知道嗎？柯先生，如此看來，你一定是一個無用的律師。

柯 也許是罷。但是像我們這種事情我卻懂得。你相信不相信？很好，你只管隨意做去。不過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說，我如果再鬧到身敗名裂，你也要陪著我。

（一鞠躬，出去。）

娜 （站著出了一會神，把頭一顛。）啊，胡鬧！他想恐嚇我。我又何至於那樣傻。

（動手疊小孩子們的衣服。停住。）但是——？不妨事！我是爲了愛情纔做

的！

孩子們 （在左邊門口。）媽媽，那個生人已經走了。

娜 我知道，我知道。不要對旁人提起這個生人。聽見了沒有？連爸爸面前都不要提！

孩子們 聽見了，媽媽。現在你還同我們頑嗎？

娜 不，不，現在不頑了。

孩子們 啊，媽媽，來罷，方纔你不是答應我們的嗎。

娜 不錯，不過現在不行。快都到奶媽那裏



去，我有許多事要做呢。快去，快去，好好的，我的寶貝！（輕輕的把他們都推進裏間屋子裏去，把門關了。轉身坐在沙發上，挑了幾針花，就停手不動。）不行！（丟下針線，站起來走到廳門口，喊道。）愛蘭，把聖誕樹搬進來！（走到左桌邊，開了抽屜，又復停住。）決不會有的事情！

愛（拿著聖誕樹）夫人，放在那裏？

娜 那裏，屋子中間。

愛 還搬別的什麼東西不搬？

娜 辛苦你，東西都全了，不要別的了。

（愛蘭放下樹，走出去。）

娜（忙著裝飾那棵樹）這裏要插支蠟燭，

那邊要裝些花。那個可怕的人兒！胡

說，胡說！沒有什麼可怕。這棵聖誕樹必

須要把他裝點得極好看。滔佛，我一定想

盡方法使你快活，又是唱歌，又是跳舞，

（郝爾茂從廳門裏走了進來，拿著一束文

件。）

娜 哦！已經回來了嗎？

娜 是的。有人到這裏來過沒有？

娜 這裏？沒有。

娜 怪事。我明明看見柯樂克從此地出去

的。

娜 當真嗎？ 哦，不錯，想起來了，他來過一會兒的。

娜 娜拉，我從你的神氣上看得出他來求你替他說句好話的。

娜 是的。

娜 是他教你假裝是你自己的意思，並且不要把他到這裏來的事情告訴我嗎？

娜 滔佛，是的。但是——

娜 娜拉，娜拉！ 你居然做出這種事來！

和那樣一個人去談話，還允許他事情！

并且說謊話騙我！

娜 謊話嗎！

娜 你不是說沒有人到此地來過嗎？（舉

起手指恐嚇他）我的小鳥兒以後再不許如此！ 唱歌的鳥應該唱得又真又清楚，不要瞎唱。（抱著他妻子）你說是不是？

我知道是的。（放開他）現在我們不再提這件事情了。（在火爐前坐下）在這裏坐著真是又清靜又舒服！（看他的文件）

娜 （忙著收拾那棵樹，靜了一會，喊道）滔

佛！

娜 做什麼。

娜 我很盼著後天施登保家裏的古裝跳舞會呢。

郝 我卻很急的盼著看你有什麼驚人的東

西呢·

娜 哦，提起來把人煩死！

郝 爲什麼？

娜 我想不出什麼好東西來· 無論什麼都

覺得沒有意思·

郝 小娜拉居然明白這一層了嗎？

娜 (站在郝的椅子後頭，兩臂擱在椅背上)

滔佛，你很忙嗎？

郝 唔——

娜 那些是什麼？

郝 銀行裏的公事·

娜 已經來了嗎？

郝 我得了前總理的許可，辦事員和組織方

面都要有些變動· 這些事情年前我就可

以做· 我預備一到明年樣樣事情都能辦

理妥帖·

娜 那就無怪那可憐的柯樂克——

郝 哼·

娜 (依舊靠在椅背上，慢慢的摩弄他丈夫的

頭髮)滔佛，如果你不是這樣忙，我還要和

你討一個大大的人情呢·

郝 什麼人情，快說出來·

娜 沒有人比得上你的審美能力，我極願在

跳舞會裏打扮得好看些。滔佛，你能替我作主教我扮個什麼樣兒的角色，穿種什麼樣兒的裝束嗎？

郝 啊哈！我那任性的孩子居然會沒有主意求起人幫忙來了。

娜 滔佛，是的，替我想法子。你不幫忙，我就沒法了。

郝 是了，是了，讓我細細的想一想，不久就會想出來的。

娜 謝謝你！（再走到樹旁去，一頓）那紅花多少好看。——告訴我，這個柯樂克鬧的真是一件很糟的事情嗎？

郝 假造文書，一句話都在裏頭了。你懂得這幾個字的意思嗎？

娜 他也許是實在不得已纔做的罷？

郝 不錯，或者也許是像別人似的完全出於鹵莽。我決不爲了一件事情就完全把一個人說壞。

娜 滔佛，不會的，一定不會的。

郝 如果有罪的人肯認罪受罰，他就可以重新向上。

娜 罰——？

郝 但是柯樂克卻不曾做到這一層。他用了種種詭計來規避法律，所以這個人的品

行就不可救藥了。

娜 你以爲——？

郝 你想，一個人良心上有了這種事情，那能

不一天到晚的說謊騙人。那等人就是對

著他最親近的人——他的妻子，兒女——

也祇好戴著一付假面具。娜拉，這些事最

可怕的地方就是他們兒女所受的影響。

娜 爲什麼呢？

郝 因爲在這種欺詐的空氣裏，家庭生活處

處都沾染了毒氣。小孩子們的呼吸裏都

含著惡的種子。

娜 (在後面更走近一點) 當真如此嗎？

郝 我的寶貝，我做了幾年律師，這類事情看

得夠了。差不多年輕人犯罪的案子都可

以推原到欺詐的母親身上去。

娜 爲什麼一定是做母親的呢？

郝 自然做父親的影響也是一樣，不過尋常

大概是從做母親的一方面來的。凡是做

律師的都知道。這個柯樂克這幾年來一

味的騙人行詐正是害他自己的小孩子，所

以我說他不可救藥了。(伸出兩手給他妻

子) 所以我的好娜拉一定要答應我不替

他辯護。讓我們握手爲約。怎麼？把

你兩手遞給我。這纔是呢。這就算訂了

一個條約。我告訴你罷，要我和他同事實在辦不到。和這種人接近使我身體上感受著一種不舒服。

（娜拉把手抽出，走到聖誕樹的那一邊去。）

娜 這裏好熱。我還有許多事要做呢。

郝 （站起來，收拾他的文件。）很好，我也想  
在飯前把有幾種東西看一遍。並且我還要替你想衣服。或者我還可以想出些用金紙包著掛在聖誕樹上的東西。把手放在他妻子的頭上。我的寶貝小鳥！

（走進自己屋子去，把門關好。）

娜 （停了一停，低聲說。）沒有的事！不

會有的事。一定不會有的事！

阿 （在左邊門口。）那些小孩子們都怪可憐的鬧著要到媽媽這裏來呢。

娜 不行，不行，不要讓他們到我這裏來！

阿納，把他們留在你那裏。

阿 夫人，是了。

（關門。）

娜 （嚇得面如土色。）教壞我的孩子！

貽害我的家庭！（略頓，把頭一仰。）靠不住的！決不會有的事情！

## 第二幕

（佈景）依然是第二幕裏的那間屋子。

牆角裏鋼琴旁邊，立著一株聖誕樹，上邊的東西都已摘盡，蠟燭也都點完了。

娜拉出門用的東西堆在沙發上。娜

拉獨自在屋子裏很心煩的走來走去。忽然在沙發前站住，拿起外套來。

娜 (丟下外套) 有人在那裏來了！(走到廳門口去細聽) 沒有人，今天是聖誕節，

本不會有人來的，明天也是如此。但是也

許——(開門往外看)——信箱裏沒有

東西，很空的。(向前走) 胡說亂道！

他當然不會真做出什麼事來的。這種事情不會發生的。決沒有的事！我有三

個孩子呢。

(阿納拿著一只大紙箱從左邊進來)

阿 我到底把這奇裝的箱子找著了。

娜 謝謝你，把他放在桌子上。

阿 (把箱子放在桌上) 恐怕裏頭弄得很

亂了。

娜 我恨不得把他撕個粉碎！

阿 使不得。很容易整理的，只消有些耐性。

娜 我要去請林敦夫人來幫我的忙。

阿 還要出去嗎？ 像這樣的天氣！ 夫

人，你要受凍害病了。

娜 再壞的事還許有呢。那些孩子們在那

裏做什麼？

阿 那些小寶貝都在那裏弄聖誕節的頑意兒，不過——

娜 他們時常找我嗎？

阿 你想他們一向是同他們的媽媽在一處慣了的。

娜 不錯，但是，阿納，以後我和他們在一處的時候不能這樣多了。

阿 好在小孩子們什麼事情都會慣的。

娜 真的嗎？你相信如果他們的母親走得遠遠的，他們也會忘記嗎？

阿 哎喲，什麼話！走得遠遠的？

娜 阿納，我時常想起來不明白，你怎樣捨得

把自己的孩子給不相干的生人？

阿 我要來奶我的小娜拉姑娘，就不能不如  
此。

娜 但是你怎樣能下那種決心呢？

阿 我有到這裏來的那種好機會還不能下

決心嗎？一個苦婦人凡事祇好遷就些。  
那個壞良心的東西一些也不管我。

娜 你的女兒一定把你忘了。

阿 啊，夫人，他不曾忘記。他進教和出嫁的  
時候都有信寫給我的。

娜 (抱住阿納) 我的親阿納——我小的



時候，你待我像我母親一樣。

阿 我的可憐的娜拉除了我沒有母親了。

娜 如果我的小孩子沒有別人照顧他們，我

知道你一定——胡說，胡說！（開箱子）

去看孩子罷。現在我要——明天你看我

打扮得多好看罷。

阿 我知道跳舞會裏頭一定沒有趕得上我

的娜拉姑娘這樣好看。

（進左邊的屋子裏去了。）

娜（從箱子裏把衣服拿出來，接著又把他丟

下。）但願我有膽子出去，中間沒有人來，並

且沒有事情發生！胡說，沒有人在那裏

來。祇消不去想他。好一個袖籠！好

手套，好手套！忘了他，忘了他！一，二，

三，四，五，六——（叫喊道）哦，他們來了。

（走到門口，狐疑不定的站住。林敦夫人

從外廳走進屋來，東西都脫在廳上。）

娜 哦，姬婷，原來是你。沒有別人嗎？你

來得正巧。

林 我聽說你到我那裏去過了。

娜 不錯，我路過那裏。我有些事一定要你

幫忙。我們坐在沙發上談。明天晚上樓

上施登保領事家裏有個奇裝跳舞會，滔佛

要我打扮一個意大利的漁女，去做那我在

意大利學的『太蘭梯拉』式的跳舞。

林 哦——很好的一套。

娜 是的，是滔佛的意思。你瞧，這就是那套衣服，滔佛在意大利替我做的。現在已經扯得不成樣子了，不知道——

林 我們就可以把他弄好的。不過上面的零碎東西有些地方脫了線罷了。你有針線沒有？哦，此地有。

娜 費心得很！

林（縫紉）娜拉，明天你就要打扮這裝束嗎？我要告訴你——明天我要來看你這漂亮樣子。我還忘記謝你昨天晚上的

快樂呢。

娜（站起來，走過去）哦，昨天，昨天並不像尋常似的快樂。——姬婷，你應該早來幾天。

——滔佛自有使家庭快樂美滿的方法。

林 我覺得你也有的，不然你就不是你父親的女兒了。南陔醫生無論什麼時候都像昨天晚上那樣不高興嗎？

娜 不是的，昨天晚上格外看得出。你要知道，他真是可憐，害了一種很可怕的病，叫作脊骨癆。人家說他父親是個無所不爲的荒唐鬼，所以他的兒子從小就有病。

林（把手裏縫的東西丟在身上）我的好

娜拉，但是你怎樣會知道這些事情呢？

娜（走來走去）一個人有了三個孩子，有

時候就有一等懂些醫道的女人來談種種的事情。

林（做針線，略頓）南醫生天天到這裏來

嗎？

娜 他一生天天如此。他從小孩子的時候

就是滔佛頂親密的朋友，並且和我也很要

好。南醫生很可以算是我們的自己人了。

林 他這人靠得住嗎？我的意思要問他

喜歡趨奉人嗎？

娜 不，恰是相反。你爲什麼問出這句話來？

林 昨天你替我們介紹的時候，他說他時常

聽見我的名字，但是我後來一留心，覺得你的丈夫一些也不認識我。南醫生怎麼會

——？

娜 姬婷，他並不會說錯。你想，滔佛把我愛

得形容不出，要我把一個人都給他。我們

初結婚的時候，甚至於我一提起從前的老

朋友，他就要妬忌，所以我自然不提了。但

是南醫生卻歡喜聽我說從前的事情，所以

我時常對他講。

林 娜拉，你聽我說。許多地方你還是個小

孩子。我年記比你大，閱歷也比你多些。

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說：你和南醫生這些事，情應該完全撇開才是。

娜 撇開什麼？

林 撇開這一整樁事。昨天你說有一個愛慕你的財主答應替你弄錢——

娜 不錯，不幸沒有真的這樣一個人。底下怎樣？

林 南醫生有錢沒有？

娜 他有錢。

林 沒有人靠他過日子嗎？

娜 沒有。但是——

林 他天天到這裏來？

娜 不錯，我方纔告訴過你了。

林 他做事怎麼這樣不檢點？

娜 你說的話我一些也不懂。

林 娜拉，不要裝糊塗。你以為我猜不出那借給你一千二百塊錢的人嗎？

娜 你瘋了罷？怎樣會說出這些話來？一個天天來的朋友！那個情形豈不叫人難堪嗎！

林 如此說來，當真不是他？

娜 當真不是。我從來不曾想到——況且那時候他也沒有錢，他後來纔得的產業。

林 娜拉，我想那正是你的運氣。

娜 不見得，我從來不會想問南醫生——但

是我卻拿得穩，如果我——

林 自然你不會的。

娜 自然不會。況且也不是必須。但是我

卻拿得穩，如果我和南醫生開口——

林 瞞著你丈夫？

娜 我必須把另外一件事也弄清楚，那也是

瞞著他的。我一定要把他弄清楚。

林 是的，我昨天也和你說過，但是——

娜 (走來走去) 男子辦這些事情比女子

能幹得多。

林 是的，自己的丈夫。

娜 胡鬧。(立定) 錢都還清了，借據就可以

拿回來的。

林 何消說得。

娜 并且可以把那張齷齪害人的東西撕成

粉碎，丟在火裏燒了！

林 (兩眼注定娜拉，放下針線，慢慢的站起

來) 娜拉，你有事瞞著我呢。

娜 你從我臉上看得出嗎？

林 從昨天上午起一定出了什麼事情。娜

拉，告訴我是什麼事？

娜 (走向林敦夫人) 姬婷——！(細聽)

不要做聲！ 滔佛回家來了。你暫時到

奶媽屋子裏去坐一坐，好不好？

滔佛最

恨看見人家做衣服，教阿納幫著你就是。

林（理了些東西）：可以，但是你不要把那件

事完全告訴我，我是不去的。

（郝爾茂從外廳進來的時候，林敦夫人從

左邊走出去。）

娜（跑過去迎他丈夫）：滔佛，我盼你回來

了半天了！

郝 剛纔那是裁縫嗎？

娜 不是，是姬婷。他幫我整理跳舞衣服呢。

你等著看我的漂亮打扮罷。

郝 我想的主意妙不妙？

娜 妙極了！但是我依你做『太蘭梯拉』

式的跳舞，不也好嗎？

郝（託著他妻子的頸子）：你好！依你

自己的丈夫也算得好嗎？小癡妮子，我

知道你是說著頑的。但是我不來攪你，我

知道你要試穿新衣服呢。

娜 你要去做事，是不是？

郝 是的。（給他看一疊紙）：你瞧。我纔從

銀行裏來——

（向他自己屋子方面走去）

娜 滔佛。

郝（停住）：什麼事？

娜 如果你的小松鼠求你一點事情——

郝 唔？

娜 你肯答應不肯？

郝 我必定先要知道是什麼事。

娜 如果你肯答應，那小松鼠兒就要跳來跳

去頑起各種把戲來了。

郝 你只管說罷。

娜 你的小鳥兒要一天到晚的叫個不休——

郝 噯，那算不了什麼，他常常如此的。

娜 滔佛，我變一個仙女在月亮地裏替你跳

舞。

郝 娜拉，你不是指你今天早晨心裏想說的

事情罷？

娜 (走近些) 滔佛，正是的，我求你答應！

郝 你真有膽量再提那件事嗎？

娜 是的，是的，爲了我的原故，你一定要讓柯

樂克保住他在銀行裏的位置。

郝 我的娜拉，我預備給林敦夫人的就是他

的位置。

娜 不錯，應該謝謝你。但是你可以留著柯

樂克，開除一個別的職員。

郝 這真是任性到極點了！因爲你隨隨

便便的答應了他替他說話，我就去——！

娜 滔佛，並不爲那個。都是爲你自己。這

個人是幾家最好造謠言的報館的通信員，那是你自己說的。他能和你作對個不休。

我怕得很利害——

郝 哦，我明白了，你想起從前的事情所以怕起來了。

娜 這話怎講？

郝 你一定想起了你的父親。

娜 不消說得是的。你想想當時那班人造我父親的謠言。如果不虧是你去調查那件事情幫我父親的忙，他們一定把他攻掉了。

郝 我的娜拉，你父親和我兩個人，真是大大

的不相同。你父親並不是完全沒有可以指摘的地方。我卻沒有，並且希望永遠沒有。

有。

娜 啊，沒有人防得盡那班小人的詭計。滔

佛我們現在可以快快活活，安安靜靜的同一著一班小孩子在這甜美舒適的家裏過日子了。所以我求你——

郝 正因為你替他辯護，所以我不能再用他。銀行裏已經傳遍了我要辭退柯樂克的消息。如果現在傳到外邊去，說這個新總理被他妻子在指頭上弄來弄去——

娜 底下怎樣？



郝 啊，沒有什麼，祇要任性的女子可以任性就是了——我把我自己做成一個同事們說笑話的資料，讓大家說我不能拒絕各種外來的力量？你不信看著，我不久就要受影響。另外還有一個使我不能和柯樂克同事的原因？

娜 什麼原因？

郝 他品行上的缺點。在不得已的時候我也許可以不計較——

娜 滔佛，當真嗎？

郝 并且我聽見他辦事很好。但是他是我大學的同學，我們兩個人當初有一種後來

常要使人後悔的交情。我索性都說了罷——他直喊我的名字，別人在旁邊他也不管。他喜歡裝出和我極熟的樣子，滔佛長，滔佛短的叫個不休！我真是難過得不得。照這樣子，我在銀行裏一定站不住腳。

娜 滔佛，你不是說頑話罷？

郝 不是，爲什麼要說頑話？

娜 這都是些沒有價值的理由。

郝 什麼！沒有價值！你把我當作沒

有價值嗎！

娜 滔佛，決不是的。正因爲如此我纔——

郝 不妨事你說我的舉動沒有價值，我這人

一定也沒有價值了。沒有價值！好！

——我們索性把這件事一筆勾消。（走到通外廳的門口，喊道）愛蘭！

娜 你要什麼？

郝 （在紙堆裏找。）結束這件事情。（愛蘭

進來。）這裏，把這封信交給送信的人，教他立刻送去。信上有地址。錢在這裏。

愛 是了。

（拿著信出去。）

郝 （把紙理在一堆。）噫，任性的太太。

娜 （呆呆的。）滔佛，那是什麼信？

郝 辭退柯樂克的信。

娜 滔佛，把他叫回來！還來得及呢。滔

佛，把他叫回來！爲我，爲你自己，爲那班

孩子們！滔佛，你聽見沒有？趕快！

你不知道那封信要惹出什麼禍來。

郝 來不及了。

娜 不錯，來不及了。

郝 娜拉，雖然你這種過慮決不能算恭維我，

我一定原諒你。爲什麼你以爲我怕一個

造謠言的小人？但是我仍舊原諒你，因

爲那是你十分愛我的一種證據。（把他抱

過來。）我的親娜拉，應該是那樣做的。什

麼事來都不怕，到了緊急關頭，我自有膽力去對付。你瞧著罷，我的兩只闊肩膀足以挑得起那付重擔子。

娜 (吃驚) 你說什麼？

郝 我說一付重擔子。

娜 (決絕) 那萬萬使不得！

郝 也好，娜拉，我們夫妻兩個分著挑罷。那是應該的。(撫慰他)現在你滿意了罷？

嘎，不要像嚇呆了的鴿子一樣。什麼事都沒有，都是胡思亂想。現在你應該用手鼓練習你的跳舞了。我去躲在裏間屋子裏把兩邊的門都關好，什麼聲音都聽不見。

你無論有多大的聲音也不妨事。(在門口轉過身來)如果南咳來，你就告訴他我在什麼地方。

(他和他妻子點點頭，帶著文件走進自己屋子，隨手把門關好。)

娜 (嚇得糊裏糊塗，站在那裏好像腳底下生了根似的，低聲說道)他要做的。不錯，他要做的。無論如何，他要做的。使不得，使不得，斷乎使不得！別的事都使得，惟有那件事使不得！總要想個脫身的法子！教我怎麼好呢——！(廳門鈴響)南醫生——！無論什麼都比——！

(娜拉把手蒙在臉上，打起精神，走過去開門。南陔正在外邊掛他的皮外套。天色漸漸的暗下來。)

娜 | 南醫生，你好。我一聽鈴聲就曉得是你。

你暫時不要到滔佛那裏去，他忙得很呢。

南 | 你呢？

(走進來，把門關好。)

娜 | 你是知道的，我爲你總有空。

南 | 多謝你。你這番盛情厚意我能享受一

天是一天。

娜 | 你說什麼？能享受一天是一天？

南 | 正是。你聽了害怕嗎？

娜 | 我覺得這話很蹊蹺。你預備有什麼事發生嗎？

南 | 我早已預備下了，不過想不到來得這樣快。

娜 | (一把抓了南醫生的臂。你發現了什麼事？南醫生，你一定要告訴我？

南 | (在火爐旁邊坐下。我已經一敗塗地，沒法子想了。

娜 | (倒抽了一大口氣。是你嗎？

南 | 不是我是那一個？何必欺騙自己呢？  
郝夫人，我自己是我所有的病人中間的最苦的人。前幾天我正那裏計算我的

生命的帳——算下來是破產！恐怕不到一個月，我就埋在墳裏爛起來了。

娜 呀！說得真可怕。

南 這件事本來就可怕。頂糟的是，先要經過許多別種可怕的事情纔能到這一步呢。

祇消再經過一次考查，我就可以知道末日是什麼時候。有一句話我要叮囑你：郝爾茂的膽子最小，頂怕這種事情，我不要他到我病房裏來——

娜 但是，南醫生——

南 我不要他來，並不是爲我！我要關門拒絕他的。等我確實知道了那壞消息，我

就立刻送一張畫著黑十字的名片給你，那時候你就可以曉得我的末日到了。

娜 你今天真是完全胡鬧，我極盼望你高興些。

南 死在臨頭還能高興嗎？這樣替人家受罪！那裏有什麼情理可說？無論那家人家，你細細的去打聽都有這種慘酷的報應——

娜 (塞著耳朵) 胡說，胡說！高興些！

南 這件事情實在只值得被人家恥笑。我這無辜的脊骨祇好替我父親的荒唐行爲去贖罪。

娜 (在左邊桌子前) 他是不是太喜歡吃

龍鬚菜和司太司堡的饅頭?

南 是的,並且還有蘑菇。

娜 不錯,蘑菇。還有牡蠣呢,是不是?

南 不錯,不錯,牡蠣。

娜 還要加上葡萄酒,香賓酒! 真是可憐,

這許多好吃的東西會傷害那脊骨。

南 最可憐的是那倒霉的脊骨並不會得他

們什麼好處。

娜 啊,不錯,那是最不幸的事。

南 (凝神看著娜拉) 哼——

娜 (等了一等) 方纔你笑什麼?

南 我不會笑,是你笑的。

娜 南醫生,我不會笑,是你笑的。

南 (站起來) 從前竟不會看透你這人。

娜 今天我有點發狂了。

南 彷彿是的。

娜 (兩手放在南陔肩上) 南醫生,即使你

死了,滔佛和我也忘不了你。

南 你們不久就要忘記我的。不在面前的

人容易被忘記。

娜 (很著急的看著他) 當真嗎?

南 一結交新朋友,就——

娜 誰結交新朋友?

南 我死後，你和郝爾茂就要如此做了。我  
覺得你已經在那裏趕早預備了。那個林  
敦夫人昨天在此地做些什麼事？

娜 哦！你是不是妬忌那可憐的姬婷？

南 是的。將來他要在這屋子裏做我的繼  
續人。我一走開，這個女人就許——

娜 住嘴！不要這樣高聲！他在裏頭。

南 今天又來了？你看！

娜 他不過是來替我收拾衣服的——哎喲，

你真不講道理！（坐在沙發上。）南醫

生，好好的。明天你看我跳舞，你心裏祇當

作我做這些事情都是爲你——不消說得

也是爲滔佛。（從箱子裏拿出各種東西

來。）南醫生，坐在這裏，我給你些東西看。

南 （坐下。）什麼東西？

娜 你看！

南 絲襪子。

娜 肉色的。可愛不可愛？這時候天色

已經黑了，明天——不，不，你只準看我的

腳。也罷，別的地方我也許你看。

南 哼——

娜 你很子細的做什麼呢？那些東西和

我不配稱嗎？

南 這些地方我謹謝不敏。

|娜 (看了他半晌) 不害羞！(用襪子輕

輕的在他耳朵上打了一下) 拿去。

(把襪子捲好)

|南 還有什麼別的新鮮頑意兒給我瞧？

|娜 不給你瞧了，因為你不老實。

(娜拉一面微微的哼著，一面在那裏翻東

西)

|南 (停了半晌) 我在這裏坐著同著你談

天的時候，我想不出——我實在想不出——

如果我始終不會到過此地來，不知道我這

人變成個什麼樣子。

|娜 (微笑) 不錯，我覺得你很慣和我們在

一處。

|南 (聲音更低，看著前面) 現在我祇得一

齊去下——

|娜 胡說。你不會離開我們的。

|南 (依然那個聲音) 連一點感謝的紀念

都不能留下，幾乎連給人家嘆息一聲的資

料都沒有，祇留下一個——有人來就可以裝

滿的空位置。

|娜 如果我問你要——不——

|南 要什麼？

|娜 要一種你和我們要好的大證據。

|南 什——什麼？



娜 一件很難，很難的情事。

南 你真肯使我這樣快活一次嗎？

娜 啊，你不曾知道是什麼事。

南 那麼，請你直說罷。

娜 南醫生，不能我真不能出口。這是一件異常重大的事情。不但要請你出力，並且還要請你幫忙想主意。

南 那更好了。我猜不出你指的什麼事。

快說下去。你信得過我嗎？

娜 我最相信你。我知道你是我最靠得住，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我肯告訴你。南醫生，有點事你必須要幫我防止。滔佛怎樣

的愛我，你是知道的。他爲我犧牲性命絲毫沒有顧惜。

南 (灣身湊近他) 娜拉，你以爲世上的人祇有他肯——？

娜 (微微了一驚) 肯——？

南 肯甘心替你死嗎？

娜 (很傷心的嘆道) 唉！

南 我已經發過誓在我去的以前要使你知道。娜拉，現在我已經和你說過了，你也知道。你儘管可以放心相信我了。

娜 (站起來，很安逸簡單的說道) 請你讓我走過去。

南 (讓他過去，但是仍舊坐著不動) 娜拉——

娜 (在門口) 愛蘭，把燈拿進來。(走到火

爐旁邊去) 南醫生你太不應該。

南 (站起來) 我把你愛得和——傍人一

樣，那是我不應該嗎？

娜 並不說那個，我說你不應該告訴我。實

在不必——

南 什麼？ 從前你知道——？

(愛蘭拿燈進來，放在桌上，出去。)

南 娜拉—— 郝夫人—— 我問你，從前你知

道嗎？

娜 啊，我怎麼會曉得我知道什麼不知道？

我實在說不出—— 南醫生，你怎麼會這樣

笨？ 一向都是很好的！

南 無論如何，你現在知道我這人完全由你

驅遣。現在往下說罷。

娜 (看著他) 往下說—— 現在？

南 請你告訴我你要做的事情。

娜 現在我不能告訴你。

南 不錯，不錯！ 你不要用那個方法責罰

我。無論什麼事都讓我替你去，像個男

子漢的模樣。

娜 現在你不能替我出什麼力。并且我並

不要人家幫忙。你將來一定會知道這不

過是我的一種胡想。不消說得，一定是的。

(坐在搖椅裏，看著他笑。)|南醫生，你是個

識趣的人！燈已經點在桌子上了，你覺

得害羞不害羞？

|南 不，並不一定如此。但是我也許應該去

了——永遠去了。

|娜 那斷乎使不得。你應該照著平日這樣

來去。|滔佛沒有你不行。

|南 不錯，你呢？

|娜 啊，你知道我沒有時候不歡迎你來。

|南 那正是使我迷惑的地方。你真是我的

一個猜不透的啞謎兒。我常有時候覺得

你願意和我在一處幾乎同願意和郝爾茂

在一處一樣。

|娜 不錯，你不知道嗎？一個人有心裏愛

的人，有喜歡去交談的人。

|南 不錯，這話也有些道理。

|娜 我不會出嫁的時候，我心裏最愛的自然

是爸爸。但是我時常喜歡偷著到用人的

屋子裏去，第一層因為他們從來不教訓我，

第二層聽他們談話很有趣味

|南 哦，我明白了，我處的就是他們的地位。

|娜 (跳起來，向著南陔這邊跑過來。)啊，我

的南陔先生，我並不是這個意思。你是知

道的，滔佛和爸爸正是一樣——

（愛蘭從外廳進來。）

愛 夫人——（低聲說了幾句話，遞給他一

張名片。）

娜（看名片。）啊——（把名片揣在衣袋裏。）

南 出了什麼事？

娜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爲了——爲了我

的新衣服。

南 你的衣服。不是在那邊嗎？

娜 哦，那一件，不錯。這又是另外一件，我去

定做的，千萬不要讓滔佛曉得——

南 哈哈！原來是這樣一件瞞人的事情。

娜 是的，請你到那裏去罷，他在裏間屋子

裏，絆住他，我在這裏——

南 不要著急，不會放他逃走的。

（到郝爾茂屋子裏去。）

娜（向愛蘭。）他在廚房裏等嗎？

愛 是的，他是從後樓梯上來的——

娜 你告訴過他我有事嗎？

愛 說過的，但是不中用。

娜 他不肯去嗎？

愛 夫人，他要會過你纔肯去呢。

娜 那麼讓他進來罷，但是輕輕的。愛蘭，不

要聲張這件事，我丈夫知道要吃驚的

愛 夫人，知道了，我明白。

(出去)

娜 來了！那可怕的事情到底來了。不是，不是，不會來的，不容他來的！(他走到郝爾茂屋子門口，輕輕的把門關好。愛蘭替柯樂克開了外廳的門，等他走了進來，然後關好。柯樂克穿了一件出門的外套，長桶靴子，一只皮便帽。

娜 (迎著他走過去) 說話放低些，我丈夫在家。

柯 是了。那和我不相干。

娜 你來做什麼？

柯 說幾句話。

娜 既然如此，快些說，什麼事？

柯 你必知道我已被你丈夫辭退了。

娜 柯先生，我實在無力阻擋。我始終極力幫你，但是仍舊無濟於事。

柯 你丈夫這樣不把你放在心上嗎？他

明知道你在我掌握之中，還敢——

娜 你怎樣想我會告訴他呢？

柯 我實在不會這樣想。我的朋友郝爾茂，滔佛本不像是那樣的膽量的——

娜 柯先生，請你敬重我丈夫一點。

柯 不消說得，極力敬重。我看你這樣著急

要把這事守秘密，大約今天你對於你自己所做的事情比昨天明白一點了。

|娜 比你講給我聽的還明白。

|柯 是的，像我這樣一個不中用的律師——

|娜 你來做什麼？

|柯 郝夫人，特地來望望你。我替你盤算了整整的一天。雖然是個放債的人，是個在報上造謠言的人——一句話總括起來說，像我這樣一個人——也有一點人家所說的心肝。

|娜 有就拿出來，替我的孩子們想想。

|柯 你和你丈夫可曾想到我的孩子嗎？

已經如此，也就不必多說了。我所要告訴

你的話祇是：你不必把這件事情看得太認

真。目前我決不宣布。

|娜 自然宣布不得，我也料定你不會的。

|柯 這件事情很可以和平解決，不必讓旁人知道，只有我們三個人曉得。

|娜 萬不能使我丈夫曉得。

|柯 你怎麼做得到？你能把剩數還清嗎？

|娜 一時卻做不到。

|柯 這幾天裏頭你有方法弄到那筆錢嗎？

|娜 沒有我肯用的方法。

|柯 即使你有方法，現在也不中用了。你無

論給我多少錢，我也不肯把你的債據交還  
你。

娜 你留他做什麼用？

柯 我不過把他留著，藏在我的手裏。不許

旁人知道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有什麼  
驚人的計劃——

娜 怎麼樣？

柯 如果你打算丟下你的丈夫和孩子——

娜 又怎麼樣？

柯 或者如果你想做——更比這個利害的

事情——

娜 你怎麼會曉得？

柯 把那些事情一齊丟開。

娜 你怎麼會曉得我心裏的事情？

柯 差不多大家都是先想到那一步。當初

我也想到的，不過沒有膽量——

娜（聲音都像沒有了。）我也沒有。

柯（放心。）沒有這種膽量。你也沒有，是

不是？

娜 我沒有，我沒有。

柯 況且也很笨。不過是家庭裏的一場風

波罷了，不久就會平靜的。我身上帶著一

封給你丈夫的信——

娜 把這件事統統告訴他嗎？

柯 信裏頭竭力替你減輕干係。

娜 (忙道) 他看不得那封信，把他撕了。

我去想法子弄錢——

柯 郝夫人，對不起得很，我記得已經對你說

過——

娜 哦，我不是說我欠你的款子，告訴我你

想問我丈夫要多少錢，我去想法子弄來。

柯 我並不要你丈夫的錢。

娜 那麼你要什麼？

柯 讓我來告訴你，我想恢復我在社會上

的地位，我想爬上去，你丈夫一定要幫我

的忙，以前這十八個月裏頭我一些壞事

都不曾做，雖然日子苦得很，但是我總耐著

性一步一步的掙上去，現在我又被人推

下來了，若是僅僅的做個人情許我回到廠

來的位置，我決不滿意，我一心要想爬上

去，我一定要回到銀行裏去得一個比從

前更高的位置，我要你丈夫特別爲我添

一個位置——

娜 他永遠不肯做的！

柯 他肯做，我知道他那個人，他沒有膽子敢

抗拒人家！等到他和我做了同事，你看

著罷！保你不到一年工夫，他就少不得

我了，到那時候做那銀行總理的不是郝



爾茂滔佛，竟是柯樂克兒了。

娜 不會有的事情。

柯 你也許——？

娜 現在我有膽子去做了。

柯 你不要嚇我！像你這樣一個伶俐嬌

養的——

娜 你看著罷，你看著罷！

柯 也許是躲在冰底下，躲在又冷又黑的水

裏，是不是？明年春天再鑽出來，頭髮也

沒有了，醜得認不出來——

娜 你休想嚇我。

柯 你也不能嚇我。郝夫人，決沒有人做那

種事情，做了又有什麼好處呢？你的丈夫已經完全在我的衣袋裏了。

娜 以後呢？若是我不在——？

柯 你忘了你的名譽也在我的手掌中嗎？

（娜拉站著不做聲，祇是看著他。）現在你已經預備好了。不要做出傻事來。郝爾

茂接到了我的信，我盼他就有覆信給我。

你記著逼我重新走這種路的就是你丈夫

自己。這一層我決不饒過他。郝夫人，我

們後會有期。（從廳裏出去。娜拉跑到門

口，把門開了一點兒，仔細聽著。）

娜 他去了。他不曾把信丟在信箱裏。那

是決不會有的事情！（把門漸漸開大。）  
什麼！他站在那裏，不下樓去。他變了  
主意了嗎？他——？（一封信丟進信  
箱。聽見柯樂克的地步聲音到了樓下漸  
漸的遠了。娜拉低低的叫了一聲苦跑到  
小桌子旁邊，半晌不做聲。）在信箱裏了！  
（臨手躡腳的步到廳門口。）在那裏呢！  
滔滔，滔滔，我們完了！

（林敦夫人拿著衣服從左邊進來。）

林 都弄好了。我們把他試一試，好不好！

娜 （聲音又啞又低。）姬婷，你來

林 （把衣服丟在沙發上。）什麼事？你

好像很心亂的樣子。

娜 來。你看見那封信嗎？在那邊，你看，

從信箱的玻璃裏看。

林 不錯，不錯，我看見了。

娜 那封信是柯樂克的——

林 娜拉，借錢給你的就是柯樂克嗎？

娜 是的，現在滔滔都要曉得了。

林 娜拉，這是對於你們兩個人最有益處的

辦法。

娜 你還不會都曉得呢。我簽過一個假名

字——

林 嚶呀！

娜 姬婷，聽我講下去，你要替我證明——

林 怎麼樣證明？我證明什麼——？

娜 如果我瘋了——那是意中事——

林 噯喲！

娜 或者如果發生別的事情——我不在這

裏——！

林 娜拉，娜拉，你真是瘋了！

娜 假使有人要把這個罪名都拉到他自己

身上去——

林 是了，是了，但是你怎麼想到——？

娜 姬婷，那時候你要替我證明那是假的。

我一些也不瘋，我自己說的話我都知道。

那樁事情完全是我自己一個人做的，別人

一點都不知道。你記著不要忘了。

林 我一定記著。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娜 你怎麼會明白。那是一樁未來的奇事。

林 奇事？

娜 不錯，奇事。姬婷，但是很可怕的，但願他

不要發生。

林 我當面去和柯樂克講。

娜 不要去，他要給你虧吃的。

林 曾經有一個時候無論什麼事情他都肯

答應我。

娜 他嗎？

|林 他住在什麼地方？

|娜 啊我怎麼知道——？ 有了——（在

衣袋裏摸）這是他的名片。但是那封信，

那封信！

|郝 （在外邊敲門）娜拉！

|娜 （嚇得叫起來）嘎，什麼事？ 你要什

麼？

|郝 不要害怕。我們不是要進來！你把門

都門起來了。你在那裏試衣服嗎？

|娜 不錯，不錯，我在這裏試衣服。滔佛，很配

我的身材。

|林 （看過名片）哦，他住得離這裏很近。

|娜 不錯，但是現在不中用了。我們完了。

信已經在信箱裏。

|林 鑰匙在你丈夫手裏嗎？

|娜 他一刻不離的。

|林 教柯樂克想些推托的話把那封信原封

不動的要回去。

|娜 但是現在正是滔佛每天——

|林 阻住他。想法子絆住他的身子。我儘

快趕回來。

（急急忙忙從廳門出去。）

|娜 （開了郝爾茂的房門，朝裏望）滔佛！

|郝 我可以回到自己屋子裏去了嗎？ 來

罷，南陔，我們去看看——（在門口。）這是怎麼一回事？

娜 滔佛，什麼？

郝 南陔教我準備看一套大戲法。

南 （在門口。）我以為是的，恐怕是我弄錯了。

娜 不到明天晚上別人休想看見我的那身

裝束。

郝 娜拉，你像很疲乏了。是不是練習得太

辛苦了？

娜 不是的，我還不會動手練習呢。

郝 但是你必須要——

娜 哦，是的，我要的，我要的！滔佛，但是我沒有你的幫助不行。我完全忘了。

郝 我們就可以把他溫熱的。

娜 滔佛，很好，幫著我罷。你一定要答應我

——我心裏急得什麼似的。當著那樣許多人——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工夫完全給我。一點別的事情都不許做，連筆都不許碰一碰。好滔佛，答應我！

郝 我答應了。今天晚上我完全做你的奴

隸。可憐的小東西——！想起來了，我

要去——

（走到廳門口。）

娜 你去做什麼？

郝 去看看有信沒有。

娜 滔佛，不要去。

郝 爲什麼不要去？

娜 滔佛，我求你不要去。沒有信在那裏。

郝 讓我去看一看。

（正在那裏走過去的時候，娜拉在鋼琴上

按起『太蘭梯拉』的第一節來。）

郝 （在門口立定。）哈哈！

娜 如果今天我不和你先練習一遍，明天我

不能跳舞。

郝 （走近。）娜拉，你當真這樣心慌嗎！

娜 真的，慌得了不得！讓我就練習罷。

晚飯前還來得及呢。滔佛，請你坐下替我

按琴，像從前似的指點出錯的地方讓我改

正。

郝 你要這樣我敢不遵命。

（滔佛，坐在琴前。娜拉從箱子裏搶了一

面手鼓，忙著裹了一條長的雜色圍巾，一步

跳到屋子中間）

娜 替我按琴！我要跳舞了！

（郝爾茂按琴，娜拉跳舞。南醫生站在郝

爾茂身後看。）

郝 （按著琴。）慢些！慢些！

娜 不能慢了！

郝 娜拉，不要這樣急！

娜 做不到，做不到！

郝 （停手。）不行，不行，娜拉，這樣不行。

娜 （舞著手鼓，大笑。）我不會和你說過嗎！

南 讓我來替他按琴。

郝 （站起來。）很好，你來罷，這樣我可以好

好的指點他了。

（南咳坐下去按琴，娜拉跳得更像狂的一

般。郝爾茂站在火爐旁邊時時矯正他，他好像聽不見。他頭髮也散了，都披到肩上，自己並不覺得，依然只顧跳舞。林敦夫人

走進屋子，站在門口呆看。）

林 呀——！

娜 （依舊跳著。）姬婷，我們在這裏樂得什

麼似的。

郝 娜拉，你的跳法好像是把牠當作生死關

鍵似的！

娜 本來是的。

郝 南咳，不要按了！這真是發瘋。停手

罷！

（南咳停手不按，娜拉也突然立定。）

郝 （走向他的妻子。）我真不信，你把我教的東西都忘了。

娜 (把手鼓丟開) 你自己看罷。

郝 你真要重新學起來。

娜 你看真是少不得。你一定要陪著我練

習到底，滔佛，你肯答應我不肯？

郝 那是一定，那是一定。

娜 今天和明天除了我你心裏不許想別的

東西，你不許看封信，也不許去看信箱。

郝 你還怕那個人——

娜 是的，我還怕。

郝 娜拉，我從你臉上看出來，信箱裏有一封

他寫來的信。

娜 我不知道，大約是的。但是現在你不要

看什麼東西，一切事情未完以前不要讓煩

惱來擾亂我們兩個人。

南 (低聲向郝爾茂道) 你不要違拗他。

郝 (把手抱著他妻子) 由這孩子去罷。

但是明天晚上跳舞完了的時候——

娜 那時候你可以自由。

(愛蘭站在右邊門口)

愛 夫人，飯開在桌上了。

娜 愛蘭，我們要些香賓酒。

愛 知道了，夫人。

(出去)

郝 嚶喲！真是盛筵！



娜 我們要吃到明天早晨呢。(喊道)愛

蘭，馬克倫糖，多些，祇這一次。

郝 (抓住娜拉的手) 不要這樣發瘋！

仍舊好好的做我的小鸟兒。

娜 我做就是。到飯廳裏去罷！南醫生，你

也去。婷婷，請你幫我把手髮理起來。

南 (一面走著，輕輕的問道) 沒有什麼事

嗎？ 沒有什麼——？

郝 一些事也沒有。不過就是我和你說過

的那無意識的過慮。

(兩人一同從右邊出去)

娜 怎麼樣？

林 他出城去了。

郝 方纔我從你臉上就看出來的。

林 他明天晚上回來。我留了一個字條給

他。

娜 你不應該這樣做，事情應該聽其自然。

并且等那『奇事』來也很有意思。

林 你等什麼。

娜 你不懂得。到飯廳裏去罷，我就來了。

(林敦夫人到飯廳裏去。娜拉獨自立了

半晌好像在那裏定定神，然後看錶)

娜 五點。到半夜還有七點。到明天半夜

再加二十四點，那時候跳舞會也散了。二

十四點加七點？還可以活三十一點鐘。

（郝爾茂在右邊門口。）

郝 我的小鳥兒到那裏去了？

娜 （張著手跑過去。）他在這裏呢！

### 第三幕

（佈景）同前。桌子擺在中間，四周都是

椅子。桌子上點著燈。通外廳的門

正開著。樓上跳舞的音樂正在熱鬧

的時候。林敦夫人坐在桌邊，手裏翻

著一本書，卻沒有心去讀他。他時時

到大門口去留心細聽。

林 （看他的錶。）還沒有來；時候要到了。

假使他老是不——（再聽。）哦，他來了。

（走進外廳，輕輕的把大門開了。門外階級

上有輕輕的腳步聲。林敦夫人低聲說：

進來，此地沒有別人。

柯 我回家看見你留下的條子。這是怎麼

一回事？

林 我們兩個人萬不能不談一談。

柯 當真？一定要在這裏談嗎？

林 我不能請你到我住的地方去，我那裏進

出不方便。你進來罷，這裏沒有別人。女

低下人已經睡了，郝爾茂一家都在樓上跳

舞。

柯 (走進屋子) 郝爾茂一家今晚還在那

裏跳舞嗎？

林 是的，有什麼不可以？

柯 是呵，有什麼不可以？

林 猊兒，現在我們可以談談。

柯 我們兩個人還有話談嗎？

林 話多呢。

柯 我可沒有想到。

林 這是因為你總不曾真正知道我。

柯 有什麼我不知道？那是世上最容易

懂得的事：一個沒有心肝的女子有了婚姻

的機會便把原有的人丟了。

林 你當真以為我沒有心肝嗎？你以為

我那時候心裏好過嗎？

柯 有什麼不好過。

林 你當真那麼想嗎？

柯 不然，你當時為什麼寫那封信給我？

林 那是不得不如此。我那時候不能不同

你決絕，只好寫那封信打斷你的念頭。

柯 (絞自己的手) 原來如此。總總——

都為錢罷了！

林 你不要忘了我那時候有一個無依無靠

的母親和兩個小兄弟。猊兒，我們那時候

實在不能等你，當時你的光景也很困難。

柯 即使是那樣，你也不該爲了別人把我丟掉。

林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常常問我自己該不該那樣辦。

柯 (輕了一點) 自從你丟了我，好像我站的地面都陷了下去。你看如今的我，竟成了一個翻了船抓住一塊破船板的人了。

林 救星就來了。

柯 救星卻真來了，然而又被你擋住了。

林 那是無心的。我兒，我到今天纔知道我在銀行裏的事就是頂你的缺。

柯 我相信你這話。但是你如今知道了，難

道你還讓給我嗎？

林 不。我就讓還你，於你也無益。

柯 有益，有益——無論如何我總得要幹的。

林 你如今知道凡事要慎重，這都是一生的艱苦閱歷教訓我的。

柯 我的一生閱歷也教我不要相信一切好聽的話。

林 要是果然如此，也不枉了一生閱歷。但是，你雖不信好話，你總該信實事。

柯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林 你說你是一個翻了船抓住一塊破船板的人。

|柯 我該說那話·

|林 我也是一個翻了船抓往一塊破船板的

人·也不紀念誰，也不用照應誰·

|柯 那是你自己揀中的

|林 我當時何嘗有什麼別的可揀·

|柯 現在又怎樣呢？

|林 兇兒，若是我們兩個翻了船的人互相幫

襯，你看怎樣？

|柯 你說什麼？

|林 兩個人在一塊總比一人抱著一片破船

板好些·

|柯 姬婷！

|林 你想我爲了什麼到城裏來？

|柯 難道你還想著我嗎？

|林 我不做工便覺得沒有生趣·我做了一

生的工，覺得做工是我最大的樂趣·現在

我孤孤單單的一個人覺得什麼都是空蕩

蕩的，無味得很·一個人替自己做活總沒

有樂趣·兇兒，給我一個人，給我一點東西，

使我有個生活的目的·

|柯 我不相信·這不過是婦人家的慷慨心

太重了，使你情願犧牲自己·

|林 你覺得我是那樣的人嗎？

|柯 你當真肯那樣做嗎？ 你可知道我從

前所做的種種壞事？

林 知道。

柯 你可知道旁人怎樣看待我？

林 你剛纔好像說，若是你當初有了我，決不

會弄到這步田地。

柯 那是一定的。

林 難道現在已經太遲了嗎？

柯 姬婷，你說這話，可曾預先籌劃過？——

我看你的神氣，我該知道你果然決意要這

樣做。你真有這個膽量？

林 我愛照應小孩子，你的孩子們也要一個

母親。你正缺少一個我，我也正缺少一個

你·狃兒，我相信你本來的人格；有了我們兩個在一塊兒，我什麼事都敢做。

柯（緊捻著林敦夫人的手。）多謝你，姬婷，

多謝你！我現在多努力做人，好教旁人

也能這樣看待我。哦，我忘記了——

林（細聽樓上的音樂。）不要做聲！他們

在那裏跳『太蘭梯拉』了！你去罷！

柯 怎麼？什麼事？

林 你聽！他們跳了這一種就完事了，他

們就要回來了。

柯 是的，是的，我就去。但是已經不能挽回

了。你自然不知道我對付郝爾茂夫妻的

手段。

林 我全知道。

柯 你知道了還敢——？

林 我知道像你這樣的人到了失望的時候會做到什麼地步的。

柯 我但願能挽回這件事。

林 你還可以挽回。你的信還在那信箱裏面。

柯 真的嗎？

林 真的。但是——

柯 (仔細注視林敦夫人) 原來爲此。你無論如何總想救你的朋友。你老實說，是

不是這個意思？

林 窺兒，一個女子曾經爲了救人把自己賣過一次，再不會賣第二次了。

柯 我想把那封信要回來。

林 使不得，使不得。

柯 我一定要討回那封信。我要在這裏等郝爾茂回來，要他把信還我；我只說那信裏說的是辭退我的事，我如今不要他看了——

林 窺兒，你千萬不要討回那封信。

柯 你老實告訴我，你不是爲了這件事纔叫我到這裏來的嗎？

林 我起初害怕的時候確有這個意思。但

是這事已經過了二十四小時我這一天在家裏很看出了許多萬想不到的事。郝爾茂應該知道這樁祕密借款。他們夫妻兩個應該完全開誠相待。這樣支支吾吾決沒有開誠相待的日子。

柯 也罷，只要你肯擔這干係。但是我若是可以幫忙，我立刻就去做。

林（細聽）趕快走罷。跳舞完了。再停一刻我們都有不便的地方。

柯 我在對面街上等你。

林 好的，你必須要送我回家。

柯 我一生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快樂！

（從大門出去。房裏通外廳的門還是開著。）

林（整理屋子，把自己的帽子同大衣檢好）變得這樣快，變得這樣快！可以為一個人做事，可以為一個人活在世上，可以替一個有幸的家庭造點幸福！是的，我一定那樣做。他們怎麼還不回來。（細聽）哦，他們回來了。我先把東西穿好。（戴上帽子，披上大衣，聽見外面郝爾茂同娜拉的聲音，門上鎖一轉，郝爾茂把娜拉硬拖進廳來。娜拉扮著意大利的裝束，披著黑色的圍巾。郝爾茂穿著晚禮服，披著一副揭開的黑色



罩衣。

娜 (在門口站住，同他丈夫掙扎) 不，不，

——我不進去。我還要上樓去，我不願意這樣早就歇了。

郝 但是，我的最親愛的娜拉——

娜 親愛的滔佛，我求你，我哀求你——再跳

一點鐘。

郝 一分鐘也不能多了。好娜拉，你知道我們先講好了的。進來罷，站在外頭小心著了涼。(娜拉雖不願意，無奈被他丈夫輕輕一把拉了進來。)

林 你們好啊！

娜 姬婷！

郝 什麼！林敦夫人，這時候你還在此地

嗎？

林 是的，你不要見怪；我一心想看看娜拉穿了那套衣服是個什麼樣子。

娜 你坐在這裏等了我這許久嗎？

林 是的，我來遲了，你們兩位已經上樓去了；我不看見你，總捨不得回去。

郝 (把娜拉的圍巾拿下來) 你來仔細賞鑒，我想他是很值得看的。林敦夫人，你看他多可愛！

林 是的，他真可愛。

郝 誰說他不是極可愛呢？跳舞的時候

人人都這樣說。但是這個小寶貝任性得很，有什麼法子可以收拾他？你不知道我幾乎用了強迫手段纔把他拉出來。

娜 滔佛，你此番不讓我多跳舞半點鐘，將來一定要後悔

郝 林敦夫人，你聽他說！他剛跳完了那

『太蘭梯拉』跳得真好——稍有一點過火的地方——但是那是小節，不要去管他。

總而言之，他這一次算是大大的成功，滿堂的人沒有一個不拍手稱贊，你想想我如何肯讓他再等在那裏？極盛之後他再耽擱

一會就要減少他的魔力了！我一定不

做那種蠢事，所以我挽著我的意大利美人

——我的怪俏皮的意大利美人——手挽

手兒匆匆的繞了一個圈子，四面對大家行

了一個禮，謝謝他們；好像小說書上說的，一

個轉身那可愛的花妖便不見了！這樣

的下場，魔力最大，祇可惜娜拉不懂得這個

訣竅！——該死，這屋子裏熱得很（把罩

衣拋在椅子上，把他內室的房門打開）怎

麼沒有點燈？是了，少陪了（進房去，把

蠟燭點好）

娜 （趕快低聲問）那事怎樣了？

| 林 (低聲答) 我同他說過了。

| 娜 是了，他——

| 林 娜拉，你應該把這件事從頭到尾都告訴

你丈夫。

| 娜 (有意無意的) 我知道。

| 林 你不必怕柯樂克。但是你必须對你

丈夫說老實話。

| 娜 我不告訴他便怎樣？

| 林 那麼，那封信會告訴。

| 娜 姬婷，多謝你！現在我有法子了。不

要聲張！

| 郝 (從自己房裏走出來) 林敦夫人，你可

會仔細賞鑒？

| 林 我已經賞鑒過了，明天再見罷。

| 郝 你就要走嗎？這塊編織是你的嗎？

| 林 是的，謝謝你，我幾乎忘了。

| 郝 原來你做編織嗎？

| 林 是的。

| 郝 你不該做編織，該做挑花。

| 林 爲什麼呢？

| 郝 因爲挑花的姿態好看些。我做個樣子

給你看。你把左手拿著挑花的東西，右手

拿著針，這樣挑來挑去，很好看的，你說對不

對？

林 是的，我也這樣想。

郝 但是編織便不同了。編織總不好看。

你看，兩隻手腕差不多擺在一起，編織的針走上走下，很像中國人的神氣，怪難看的。

——他們今晚給我們喝的香賓酒真好得很！（這一節極無意識的話，是寫郝爾茂喝多了酒，有點醉了，所以說話沒有條理，看末句可以明白。）

林 明天再見，娜拉，你不要再任性了。

郝 說得好。

林 郝先生，明天見。

郝 （送到門口。）明天見，明天見。我本該

送你回去——但是你也沒有多少路走。

明天見，明天見。（林敦夫人走後，郝爾茂關了大門，回進房來。）好了，好容易把他打發走了，討厭得很！

娜 滔滔，你疲倦了嗎？

郝 我一點也不倦。

娜 不想睡嗎？

郝 一點不想睡，我反覺得精神很好。你呢？你很像又疲倦又想睡了。

娜 是的，我很倦了，我恨不得立刻去睡。

郝 你看，我不許你再跳舞，原不會錯。

娜 你做的事總不錯的。

郝 (「他的額角」) 我的小鳥兒這回說話纔有點道理。你可曾看見南陔今晚那麼高興？

娜 真的嗎？他居然那樣高興嗎？我今晚不會同他說過話。

郝 我同他也不過說了幾句。但是我好久不曾見他有這種興致了。(對著娜拉細看，走近他身旁)回到自己家裏靜悄悄的祇有我們兩個人真是有趣！——哦，你這迷人的東西！

娜 不要對我這樣看。

郝 難道我不該看我最親愛的小寶貝嗎？

不該看我自己的，我一個人獨占的好寶貝嗎？

娜 (走到桌子那邊去) 你今晚不要對我說這種話。

郝 (跟過來) 我看你的血管裏還帶著那『太蘭梯拉』所以他今晚格外可愛，格外動人。你聽，樓上的客也都要散了。(低聲說)再過一會，這屋裏便都靜悄悄沒有人聲了。

娜 我盼望如此。

郝 可不是嗎？我的娜拉。你知道我同你出去赴宴會的時候，我總不大同你說話，往

往故意避開你，只不過偶然偷看你一眼——你知道我爲什麼要這樣？我心裏總想我們好像還不過是暗地裏相愛，好像我們還不過暗地裏許了婚姻，好像人家都不知道我們有什麼親密的關係。

娜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的心思時時刻刻都在我身上。

郝 每到了要回來的時候，我把你的圍巾披在你那可愛的肩上，——披在你那可愛的頸兒上，——我每想你好像還是我的新娘子，好像我們剛行了婚禮，第一次帶你回家——第一次和你獨自在一塊——第一次

和我的含羞的小寶貝在一塊！——即如今天晚上我心裏不想別的，只想你一個人。我看著你在那裏飄來飄去跳那『太蘭梯拉』的時候，我的心也飄飄蕩蕩的，我的血都湧起來了；我再忍不住了，所以那麼早就拉你回來。

娜 走開，滔佛！你不要來纏我，不要——

郝 什麼？小娜拉！你在那裏侮弄我！——不要——不要！難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嗎？——（外面有人敲門。）

娜 （吃驚。）你聽見嗎？

郝 （走到外廳。）誰？

|南 (在門外) 是我。我可以進來坐一會兒嗎？

|郝 (嘴裏咕嚕說) 討厭，這時候他來幹什麼？(高聲) 等一等。(開門) 進來，你真要好，從來不肯過門不入。

|南 我走過這裏，好像聽見你的聲音，很想進來望一望。(四面一望) 這間屋子和我親熱極了。你們兩個在這裏很快活，很清靜。

|郝 但是你在樓上也很高興了一番。

|南 快活極了！我爲什麼不高興高興呢？人生在世，有得受用時，爲什麼不受用呢？

人生能受用多少，就該受用多少；能快活幾時，就該快活幾時。今晚的酒真好！

|郝 那香賓酒更好。

|南 你也這麼說嗎？我幾乎不信會喝了那許多。

|娜 滔佛今天晚上喝的香賓酒也不少。

|南 他也喝了許多嗎？

|娜 是的，他喝了酒之後總是很高興的。

|南 一個人整整的忙了一天，到了晚上應該高興高興才好。

|郝 整整的忙了一天？我可不配說這話。

|南 (在郝爾茂肩上拍了一下) 我倒可以

說這話。

娜 南陔先生，你今天一定是做了一天科學的研究了。

南 正是如此。

郝 你聽我的小娜拉居然談起科學研究來了！

娜 我可以賀你研究的結果嗎？

南 可以。

娜 結果很好嗎？

南 好極了，於病人也好，於醫生也好。我得

的結果是『一定無疑』四個字。

娜 (接著追問) 一定無疑？

南 絕對的『一定無疑』。你想我得了這種結果還不應該高興一晚嗎？

娜 你正該高興一晚。

郝 只消你明天不用還快活賬。

南 那是沒有的事。人生在世那一件是可以受用了不還賬的？

娜 南陔先生，我知道你很喜歡奇裝跳舞。

南 是的，只要有許多有趣的奇裝的人。

娜 我問你！下次開奇裝跳舞會的時候我們兩個人應該扮什麼？(此時娜拉有死志，所以說『我們兩個人』)

郝 你這小孩子，早又想到下次跳舞了。



南 你說我們兩個嗎？我告訴你，你可以

扮一個仙女。

郝 很好，但是扮仙女該穿什麼衣服呢？

南 不用別的，他只穿家常衣服就行了。（南

咳本愛娜拉，所以說娜拉穿家常衣服便是

仙女，深贊其美也。）

郝 你真會說。但是你不曾說你自己扮什

麼。

南 我嗎？我早已打定主意了。

郝 什麼？

南 下次奇裝跳舞，我來的時候，你們都瞧不

見我。

郝 這個主意倒很好頑的。

南 我要戴一頂黑的大帽子——你們不知

道有一種黑帽子戴了可以使人看不見嗎

？（西洋人畫死神作骷髏像，戴黑色大

帽。）

郝 （忍住笑。）是的，不錯的。

南 哦，我幾乎忘了進來幹什麼。郝爾茂，請

你給我一支雪茄烟，要那種黑色的哈巴納。

（哈巴納，古巴京城名產雪茄。）

郝 請請。（把烟盒子遞給他。）

南 （拿了一支割去一頭。）謝謝。

娜 （替他擦一支火柴。）讓我給你一個火。

南 多謝多謝；娜拉拿著火柴，南陔就火點烟；現在我要同你們告別了。

郝 明天見。

娜 南陔先生，我望你安睡。

南 多謝你的好意。

娜 你也該照樣回敬我。

南 你？也好，你要我說，我只得說：我望

你安睡；娜拉曉得南陔將死，所以祝他安

睡；又因為自己也想死，所以教南陔回祝

他；多謝你替我點火；（點點頭走了）

郝 他喝得太醉了。

娜 （有意無意的）想必是的；郝爾茂從

袋裏摸出一串鑰匙來，走進外廳；滔佛，你去幹什麼？

郝 我把信箱倒出來；這箱子都滿了，明天的報紙要盛不下了。

娜 你今晚還辦事嗎？

郝 你知道我今晚不辦事——什麼？有

人弄過這把鎖。

娜 弄過這把鎖？

郝 是的，這是什麼道理？我想不到這女

用人——原來是一根斷的頭髮簪；娜拉，

這是你的簪。

娜 （忙答道）那一定是小孩子們——

郝 你該不許他們做這種事。好了，居然弄

開了：（把信件拿出，到廚房邊喊道）愛蘭，

愛蘭，把門口的燈吹了：（進房來，把通外廳

的門關了：（手裏拿著一大堆信）你看，這

樣一大堆！（把信翻過來）這是什麼東

西？

娜 （站在窗口）是信嗎！ 滔佛，不要看，

不要看！

郝 是南陔的兩張名片。

娜 南陔醫生的嗎？

郝 （念名片）『南陔醫生』。這兩張名片在

面上，一定是剛才他出去時丟下去的。

娜 上面寫著東西嗎？

郝 名字上有一個黑十字：你看，這不是吉

兆，他好像是替自己報死信。

娜 正是這個意思。

郝 什麼？你知道這件事嗎？他對你說過

嗎？

娜 是的。他對我說，他的名片來時，那就是

他和我們告別了。他要關了門去死。

郝 可憐的人兒！我早知道他活不長久

了，想不到這樣快！他竟這樣躲起來，像

受了傷的野獸帶傷進洞去了。

娜 一個人要死的時候還是不聲不響死的

好，你說對不對？

郝（走來走去。）他竟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我竟不信他會這樣死了。他一生的寂寞苦惱比起我們家庭的快樂就像日光襯著黑雲，覺得苦樂格外分明。——也罷，這是無可如何的事。在他自己看來或者還是這樣好。（忽然站住。）於我們兩人也未必不好。娜拉，我和你如今少了一個好朋友更加親密了。（抱住他妻子。）我的愛妻，我心裏總覺得不知怎樣纔可以緊緊的摟住你。娜拉，你可知道我常常希望你有一天遇著一點大危險，好讓我拚著性命

拋了一切來替你出力。

娜（推開他，斬釘截鐵的說道。）滔佛，你現在可以看你的信了。

郝 不，今晚不看了。我的好寶貝，我要陪著你。

娜 你難道不想著我們那位臨死的朋友嗎？

郝 不錯，他這個消息掃興得很。我們心裏想著死的可怕便沒有興致了，我們總得把這種念頭排解開。現在我們只好暫時分開住。

娜（抱住他丈夫的頭頸。）滔佛，明天見！  
明天見！

郝 (親他的額) 明天見, 我的黃鶯兒。你好好的去睡罷, 我要去看我的信了。(他拿了信走進自己的房)

娜 (睜著眼摸來摸去, 拿起郝爾茂的罩衣披在自己身上, 嘴裏斷斷續續自言自語的說道) 再見不著他了! 永不再見了! 永不再見了! (把他自己的圍巾圍在頸上) 永不再見我的孩兒們了! 永不再見了! 永不再見了! 啊, 那烏黑冰冷的水!——那無底的河!——我盼望什麼事都完了!——他拿到了那封信; 他正在那裏看呢!——哦, 還不會!——滔佛,

告辭了!——我的孩子們, 告辭了!——(他正往外廳跑, 忽然郝爾茂用力把房門推開, 站在門口, 手裏拿著一封拆開的信)

郝 娜拉!

娜 啊!——!

郝 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知道這信裏說些什麼?

娜 我知道。你讓我走, 讓我過去。(娜拉想投水死)

郝 (拉他回來) 你到那裏去?

娜 (用力想擺脫他丈夫的手) 我不要你救我, 滔佛。

郝（退一步）當真嗎！他說的都是真的嗎？沒有的事，這斷不會是真的。

娜 全是真的，我只知道愛你，別的什麼都不顧了。

郝 呸！不要把這種蠢話來推託！

娜（走近他丈夫一步）滔佛——！

郝 你這混帳的婦人——幹得好事！

娜 讓我去——我不要你救我！我不要

你把這樁罪名擔在你身上！

郝 不要裝腔做勢給我看。（把房門鎖了）

我要你站在這裏老實招來，你知道你幹的什麼事？你說！你自己明白不明白！

娜（睜著眼望他丈夫，冷冷的答道）我現在方纔完全明白了。

郝（走來走去）哼！可怕！到這時候

我纔睡醒！過了八個足年——我最疼

的，最寵愛的人——原來是個騙子——比

騙子更壞，更壞——原來是一個犯了罪

的罪人。唉，說不盡的醜！呸！呸！

（娜拉不做聲，只是眼睜睜的望著他）

郝 我早該知道的，我應該早就料到的。

你父親種種不規矩——（娜拉正要開口）

——不許開口！——你父親種種的不規矩都

傳給你了——沒有宗教沒有道德，沒有責

任心。我當初替他遮蓋了如今受這種報應！我當時幫他的忙全是爲你；如今你這樣報答我。

娜 正是——這樣報答你。

郝 你斷送了我的終身幸福。你斷送了我的前程。哼，想起來真可怕！我現在被你送到那個光棍的手裏，由他擺佈，由他勒索，由他指揮，我只好件件依他。——種種的禍事全都因爲一個不懂事的婦人！

娜 我死了你就沒有事了。

郝 哼，你倒說得好聽。你真像你父親，他到處把許多好話掛在嘴上。你說你死了，你

死了於我有什麼好處？一點好處都沒有。他還可以把這件事傳揚出去；人家免不得疑心我和你同謀；人家或者竟會疑心是我出的主意，哄你出來幹這件事。總總一切總算我蒙你的好意，蒙你這樣照應我；總算我疼了你這幾年！你如今明白了，你替我幹的好事！

娜 （鎮定冷淡的答道。）我明白了。

郝 這件事真是夢想不到，我竟摸不著頭腦。但是我們總得商量一個辦法。把你的圍巾拿下來。拿下來，你不聽見嗎！我必須要想個法子安慰他；這件事無論如何不

能使外頭人知道。——至於我和你兩個人，外面還是照常做夫妻——外面還是照常，你明白不明白？你自然仍舊住在這裏，但是我不許你看管這些小孩子。我不敢把他們託付給你了。唉，我真想不到要對你說這些話——對一個我從前曾經愛過，現在還——！但是那是過去的事了。

從今以後，不能再講什麼快樂不快樂，只有補救補救，遮蓋遮蓋，裝個面子罷了——。

（門鈴響，郝爾茂嚇了一跳。）什麼事？

這時候！難道已經發作了？難道他

——？娜拉，快躲起來，推託有病。（娜拉

不動身，郝爾茂把房門開了。）

愛（披著衣服在廳裏。）夫人，你有一封信。

郝拿來給我（搶信，把門關好。）果然是他的。我不給你看，讓我看。

娜念出來！

郝（就著燈光。）我幾乎不敢拆這封信，恐怕我們兩個都要斷送在這封信裏。也罷，我總要知道的。（撕開信封，看了幾行，又看了信裏夾的一張紙，大喜喊道。）娜拉！

（娜拉不明白，只呆望著他。）

郝娜拉！且慢，等我再看一遍——不錯的，我有救了！娜拉，我有救了！



娜 我呢？

郝 自然也有救了；我們兩人都沒事了。你看，他把你的借據還你了。他說，他對不住得很，抱歉之至；又說現在轉了一步好運——哦，管他寫些什麼呢！只要我們沒事就完了！娜拉，現在沒有人能害你了。噫，娜拉，娜拉——且慢，先把這件可恨的東西毀了再說。讓我看看——（看借據。）不，我不願意去看他，只當是做了一場大夢。（把柯樂克的兩封信同借據都撕個粉碎，丟在火爐裏，看他燒。）完了！——他說，從聖誕節的頭一晚起——啊，娜拉，你這幾天一定

很難受。

娜 我這三天真不容易過。

郝 你煩惱的時候想來想去想不出別的法子祇得——那樣可怕的事現在不必去想他。我們正該高高興興的唱道，『完了，沒有事了！』娜拉，你聽見嗎？怎麼你好像不大明白似的。現在已經沒事了。你為什麼這樣板著臉？哦，我明白了，你疑心我還不會饒恕你嗎？娜拉，我敢賭咒我一點都不怪你了。我知道你幹那件事情全為愛我。

娜 那是真的。

郝 你那樣愛我，正是做妻子的應該愛他丈夫的道理，不過你缺少閱歷，用錯了方法。但是你真以為我因為你不會做自己擔干係的事就不愛你了嗎？千萬不要那麼亂想。你祇要一心一意靠著我，我自然會教導你，指點你。若是你這樣無能無用的女孩兒，相還不使我加倍疼愛你，我還算什麼男子漢？剛纔我一時氣忿，覺得好像天翻地覆一般，不免說了幾句氣話，你千萬不要放在心上。娜拉，我已經饒了你了，我敢賭咒我已經饒恕你。

娜 多謝你饒恕我。（向右边出去。）

郝 不要去！（向門裏看。）你去幹什麼？

娜 （在裏面說。）我去脫跳舞的衣服。

郝 （在門口說。）不錯，去脫罷。我那受了驚駭的黃鶯兒，你且安靜一會，定一定心。你不必害怕，凡事有我呢。我的翅膀大可以保護你。（在門口踱來踱去。）娜拉，我們的家庭何等安逸！何等可愛！在這裏你不必害怕，我可以保護你，如同保護我從鷹爪裏救出來的鴿子一樣。我不久就可以使你那顆撲撲跳個不住的心定下來，你放心，快得很！到了明天，什麼事都忘了，還照從前一樣。我不用再說我饒恕了

你，你心裏自然明白我這話是真的。難道  
我會有那硬心腸趕你出去嗎？ 不要說  
趕出去，我捨得怪你嗎？ 娜拉，你真不懂  
得男子的心腸。一個男子饒恕他妻子的  
錯處，真真實實的饒恕了他，從心坎裏饒恕  
了他——這裏頭有一種說不出的暢快。  
從此他妻子便加倍變成他的私產。做妻  
子的受了他丈夫這種恩典就像死了重生  
一般；不但做他的妻子，竟成了他的孩兒了。  
我的好孩子，從今以後你也該這樣待我。  
娜拉，什麼事都不必煩惱！ 你只要坦坦  
白白的待我，我自然可以做你的志向，又可

以做你的良心——（娜拉換了家常衣服  
走進來。）怎麼，你還不去睡嗎？ 你換了  
衣服嗎？

娜 是的，我把衣服換了。

郝 這時候換他做什麼？

娜 今晚我不睡了。

郝 但是，我的親娜拉——

娜（看錶）此刻時候還早。滔佛，坐下，我  
有許多話要同你談談。（他自己坐在桌子  
的一邊。）

郝 娜拉，這是什麼意思？ 你這冷冰冰的  
臉兒——

娜 坐下，話長呢！

郝 （坐在桌子那一邊）娜拉，你想嚇我。

我不懂得你。

娜 一些也不錯，你不懂得我，我也不懂得你。

——到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打岔，聽我說。

我們不能不算一算帳。

郝 這話怎麼講？

娜 （略一停頓）我們兩個對坐在這裏，你

覺得有什麼感想嗎？

郝 有什麼感想？

娜 我們結婚了足足八年，今天剛是第一次

我同你正正經經的開談

郝 正正經經的！什麼叫做正正經經的？

娜 這八年裏頭——還不止八年呢——自

從我們初次認識，我們兩個人從來不會談

過半句正經話，從來不會談到一件正經事。

郝 我怎肯把那些你管不了的事來麻煩你。

娜 我不是說那些家庭裏的困難；我說的是，

我們從來不會好好的坐下來切切實實的

談過一件事。

郝 我的娜拉，談了於你有什么好處？

娜 正是如此，從來不會懂得我。我一生

吃了大虧，先吃我爸爸的虧，後吃你的虧

郝 什麼話？世上誰能像我同你爸爸那

樣愛你？你還說吃了我們兩個的虧！

娜（搖搖頭）你何嘗愛我？你不過覺

得戀愛著我是很好頑的罷了。

郝 你說的什麼話？

娜 這是千真萬確的話。我跟著爸爸的時  
候，他怎麼說，我也怎麼說；他怎麼想，我也怎  
麼想。有時候我的意思和他的不同，我也  
不讓他曉得；爲什麼呢？因爲他不願意我  
有和他不同的意見。他叫我做『頑意兒  
孩子』；他把我當做頑意兒，正像我頑我的  
頑意兒一樣，後來我來住在你的家裏——

郝 什麼話——

娜（不睬他）我說我那時候不過是從爸

爸手裏換到你手裏罷了。你樣樣事都安  
排得如你自己的意。你愛什麼，我也愛什  
麼，或是我故意愛什麼——我究竟不明白  
還是真同你一樣嗜好，還是有意如此——  
也許都有一點；有時候是真的，有時候是故  
意的。我如今回想起來，檢直像一個要做  
的花子，討到手裏，吃到肚裏。滔佛，我靠著  
頑把戲給你開心過日子。但是你要我如  
此做。你同爸爸害得我不淺。我現在一  
無所能都是你們的罪過。

郝 你真不講道理，真忘恩負義！  
娜拉，你

在這裏難道不會過過快活日子嗎？

娜 我不會過過快活日子。當時我以為很快活，其實不然。

郝 不會過過快活日子！

娜 不會，不過高興高興罷了。你不會待錯過我。但是我們的家庭實在不過是一座戲臺。我是你的「頑意兒的妻子」，正如我在家裏是我爸爸的「頑意兒的孩子」一樣；我的孩子們又是我的頑意兒。你逗著我頑我覺得很有趣，就像我逗著他們頑他們覺得很有趣一樣。滔佛，這就是我們的結婚生活！

郝 你這番話雖然太過分，裏面卻有些道理。

但是將來的情形就不同了。頑的時候完了，如今該是教育的時候了。

娜 誰的教育？我的還是孩子們的？

郝 都有，娜拉。

娜 滔佛，可惜你不配把我教育成你的良妻。

郝 你說這種話嗎？

娜 我也不配教育孩子們。

郝 娜拉！

娜 剛纔不是你自己說的不敢把孩子們交託給我嗎？

郝 那是氣頭上的話！記著他做什麼？

娜 其實你那句話並不會說錯。我不配做

那個。我還有一件先要做的事情——我要教育我自己。你不配幫我的忙。我必須要獨自去做。因此我所以就要走了。

郝 (跳起來) 你說什麼？

娜 我如果想要懂得我自己和我自己的事，非得獨居不可。因為這個原故，我一定不能再同你住下去了。

郝 娜拉，娜拉！

娜 我立刻就要走了。我想今天晚上姬婷總肯留我住的。

郝 你瘋了！我不許你走！我禁止你

走！

娜 你禁止我也不中用。我只帶我自己的東西。無論現在將來，你的東西我一概不要。

郝 你怎麼瘋到這步田地！

娜 明天我要回家去——回到我從前的家裏去。我想那裏總該可以找點事情做。

郝 嘎，像你這樣沒有經驗——

娜 我去想法子得一點經驗。

郝 你就這樣丟了你的家，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也不顧旁人要說話！

娜 我不管旁人。我只知道我應該這樣做。

郝 真是豈有此理！你就這樣拋棄你的

神聖的責任嗎？

娜 你以為什麼是我的神聖的責任？

郝 還用我說嗎？是你對於你丈夫同孩

子的責任。

娜 我還有別的责任同這些一樣的神聖。

郝 沒有的事。你說的是什麼？

娜 我對於我自己的責任。

郝 第一要緊的，你是人家的妻子，又是人家

的母親。

娜 這種話我如今都不信了。我相信第一

要緊的，我是一個人，同你是一樣的人——

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個人。我知道大

多數人都同你一樣說法，並且書上也是那

樣說。但是從今以後我不信大多數人同

書上說的話了。一切的事情總得我自己

去想，總得我自己明瞭懂得。

郝 你自己不明瞭你在家庭裏的地位嗎？

難道沒有顛撲不破的道理來指導你這些

問題嗎？你難道不信宗教嗎？

娜 消佛，我實在不知道宗教是什麼東西。

郝 你這話怎麼講？

娜 我只知道我進教的時候牧師對我說的

話。他說宗教是這個是那個。我離了此



地，我也要細細的去想想。我要看看究竟那牧師說的話是不是真的；至少我要看看他的話對於我自己是不是真的。

郝 我從來不曾聽見過一個年輕婦人會說這種話！假使宗教不能約束你，讓我來激發激發你的良心——因為你總該還有良心。或者，直捷爽快的回答我：你簡直沒有良心。

娜 滔佛，這話不容易回答。這些事我真不明白。我只知道我的意見和你的全不相同。我聽說國家的法律同我心裏想的全不相同；但是我總不信他們是對的。法律

說一個女人不該替他臨死的父親免了煩惱，也不該救他丈夫的性命。這種法律我不信。

郝 你說話真像小孩子。你不懂得你現在住的是一種什麼世界。

娜 我不懂得。但是現在我要去學了。我要看看究竟是我錯了，還是世界錯了。

郝 娜拉，你病了；你說的都是害熱病的胡話。我幾乎當你是瘋了。

娜 我一生從來不曾有過今天晚上這樣的明白清爽。

郝 難道你明白得要丟你的丈夫兒女嗎？

娜 正是。

郝 如此看來只有一個解說。

娜 什麼解說？

郝 你如今不愛我了。

娜 一點都不錯。

郝 娜拉，你當真肯說這話嗎？

娜 滔佛，我說這話，我心裏也不好過，因為你待我不錯。但是我不能不說。我現在不

愛你了。

郝 (勉強鎮住自己) 這也是你的明白清楚的話嗎？

娜 是的話嗎？

娜 是的，極明白，極清楚。因為如此，所以我

不能再住在你這裏。

郝 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你不愛我了？

娜 可以。就是今天晚上，我準備一件奇事發現，卻不曾發現；我纔知道你不是我這幾年來理想中的你。

郝 這話我不懂。

娜 我耐著性子等了八年；我也知道奇事不是天天有的。後來那件禍事發生，我心裏滿望著那奇事要來了。柯樂克的信在信箱裏的時候，我萬想不到你會服從他的條件。我以為你一定對他說，『你儘管發表這件事；』發表之後——

郝 發表之後把我妻子的名譽體面一齊丟了又怎樣呢？

娜 發表之後我以為你一定會挺身出來把一切罪名都擔在自己身上，說道：『這件事情是我做的。』

郝 娜拉！

娜 你以為我一定不肯讓你替我擔惡名嗎？我自然不肯。但是我說的話那有你的話能使人相信。——這就是我又盼望又害怕的奇事。因為想阻止這件事情所以我去尋死。

郝 我日夜替你做著事，忍窮忍苦，我都願意。

但是世上沒有男子肯爲了他所愛的女子犧牲自己名譽的。

娜 世上整千整萬的女子都爲了男子犧牲了名譽。

郝 你所想的所說的都像一個蠢孩子。

娜 你所想的所說的也不像我願意嫁的男子。後來你害怕過了——你害怕不是爲我，完全是爲自己——後來事情過去了，你又裝沒事人了。我仍舊做你的小雀兒，你的頑意兒——因爲他那樣不中用，所以要你加倍的保護他。（站起來）滔佛，就在那個當口，我忽然大覺大悟，我這八年原來只是

同一個生人住在這裏，替他生了三個孩子。

——唉，我想起來真難受！我恨不得把自己扯個粉碎！

郝（帶悲容）：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我們兩個中間如今隔開了一條無底的界河。

娜拉：這條界河還可以填得滿嗎？

娜：現在的我已經不是你的妻子了。

郝：我還可以做一個完全改變的人。

娜：只要把你的『頑意兒』去了，你或者可以改變。

郝：當真和你分開嗎？不行，不行，娜拉，我不懂你這個意思。

娜（從右邊出去）：你不懂，我們更該分開。

（他又回來，拿著大衣，帽子，一個小包，裏都放在桌旁椅子上。）

郝：娜拉，娜拉，現在不要去！等到明天罷。

娜（穿上大衣）：我不能在生人房裏過夜。

郝：我們不可以算是哥哥妹妹那樣住下去嗎？

娜（戴上帽子）：你知道那樣辦法是不會長久的。（披上圍巾）：滔佛，再會了。我也不去看小孩子們了。我知道有比我好的人照管他們。我現在這個樣子，他們也用不著我了。

郝 將來總有一天，娜拉，我們——

娜 那個我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將來如何。

郝 無論怎樣，你還是我的妻子。

娜 你聽我說。我聽人說一個婦人像我這樣離開他丈夫的家，他丈夫對他可以完全不管了。無論那話確不確，我把你對於我的一切責任一齊取消。我對你，你對我，如今全不相干。兩邊都有完全自由。拿去，這是你的戒指。把我的還我。

郝 連那個都要嗎？

娜 也要。

郝 拿去。

娜 很好。現在什麼事都完了。我把這些鑰匙都放在這裏。這屋裏的事這些女用人比我熟悉的多。明天我動身之後姬婷會來拿我從家裏帶來的那些東西。我教他隨後寄來。

郝 都完了！都完了！——娜拉，你再會想著我嗎？

娜 我常常想著你，和孩子們，和這所房子。

郝 我可以寫信給你嗎？

娜 千萬不要寫。

郝 至少我可以寄點——

娜 什麼都不要。

郝 你如果到了窘迫的時候可以讓我幫襯

你一點。

娜 不要。我不能受生人的幫襯。

郝 難道我於你只不過是一個生人嗎？

娜 (提了包裹) 滔佛，那要等『奇事中的

奇事』發生。

郝 你告訴我什麼叫做『奇事中的奇事』？

娜 你和我都要改變到——滔佛，我如今

不信世上真有『奇事』出現了。

郝 你不信，我卻要信。你告訴我，我們應該

變到怎樣？

娜 須要變到那步田地，要使我们同居的生

活可以算得真正夫妻。再會了。(他從外

廳走出去)

郝 (倒在門旁一張椅子上，雙手蒙著臉)

娜拉，娜拉！ (擡頭四望，站起來) 沒有

人了！他去了！ (忽然希望心) 啊

！奇事中的奇事——？！

(下面大門關閉的聲音)

(全劇完)

